

馬華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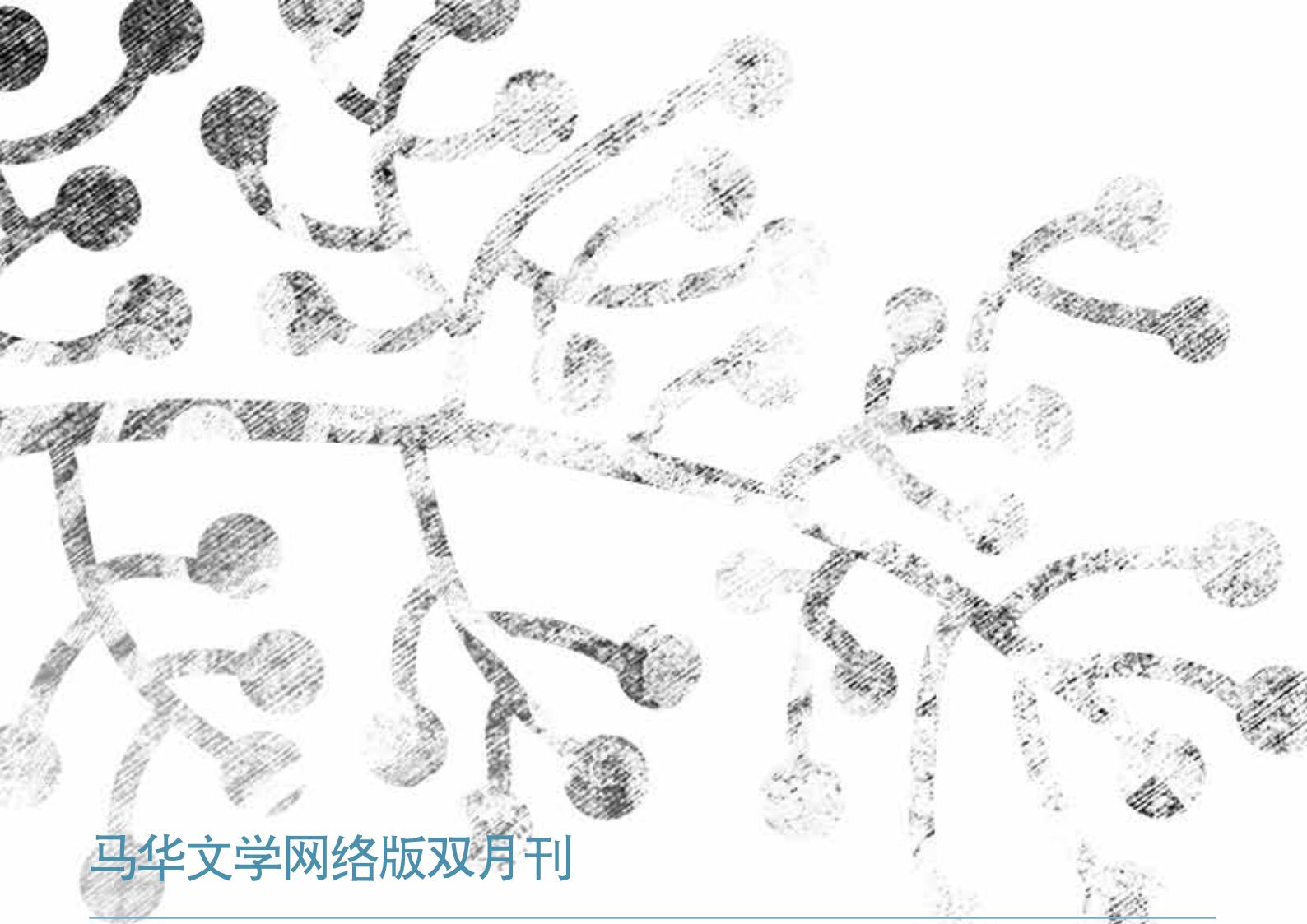
10

2012年10月

海鷗文學獎
小說組獲獎作品
及決審會議記錄揭曉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问 / 叶 喻 陈政欣
主编 / 方 肯
编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对 / 卢媚伊 李宣春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版 / 2012年10月1日
赞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马华文学

2012年10月 · 第10期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那些马华文学研讨会 / 黄锦树
04 污染出版 / 曾翎龙
05 小镇书迷 / 李宣春

小说

06 重来 / 洪翊

散文

10 岛屿时光 / 曾诗琴

诗

12 批判 - 时间 - 戏 - 成长 / 张津晖
14 铁葡萄 / 邢诒旺
15 小女巫长大 / 周若鹏

图文

16 邢诒旺小辑

文学创作交流会

18 九字辈新生始业礼

24 马华现代诗国际学术研讨会
30 第13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34 动地吟系列 IV

44 海鸥文学奖

82 马华文坛消息

88 书讯

94 稿约

主编的话

八月至九月的马华文坛活动特别多。一开始，便有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八个亚细安国家的文友齐聚马来西亚；接着，动地吟在两个月内于五地（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海外书展、吉隆坡艺术表演中心、槟城渡轮及天后宫）公演；由木焱兴起的九字辈新生代写手交流会；以及九月末于马大举行的第四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虽然电子出版没有所谓的篇幅限制，但逾九十多页的《马华文学》也必须适可而止，也请大家期待接下来的更精彩的内容（木焱专访、研讨会报道等）。文学不仅限于文字，活动也是一种推动的力量。

今期的小说，是东马的来稿《重来》，故事以写实手法叙述现代人的婚姻现象。散文版来稿《岛屿时光》则与以往不同，文字、水彩画都出自作者原创，而水彩画以跨页式呈现，分割为二，诠释不同的意境。若有冒犯，敬请指点。而诗版刊载了三位风格迥异的诗作，即张津晖（组诗）、邢诒旺和周若鹏。

本期的图文，是邢诒旺的亲笔画作。期待图文来稿，让文字世界更多姿。

才
A

小启

《马华文学》座谈3之黎紫书

日期：27.10.2012（六）

时间：6.30pm-7.30pm

地点：月树咖啡馆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首十二位入场者，可免费获得一杯花茶及手作饼干。）

黄锦树

1967年生于柔佛。
1986年赴台念书，98年获博士学位，其后谋生于斯。
曾出版过几本短篇小说，几本论文。2009年入籍中华民国。
现居埔里，为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那些 马华文学 研讨会

这几年，在大马举办的马华文学研讨会多了起来，感觉上热闹多了，总该说是件好事吧，虽然实质的学术累积如何还有待评估。我手边没有充分的资料，对这论题的兴趣也不大，需要发表论文而没题目可做的朋友倒可以拿它来做题目。而今在数目字管理的浪潮之下，今日的学者发表的压力远大于过去，和专业作家一样不能等待灵感，不管有没有心得、见解，总之得发表。那也是学术场域的重要现象之一，颇可以反映一时的学术风尚。

在大马的马华文学研讨会我参加得并不多，一来未必邀请我，再则即使有邀请我也未必会去。跑一趟有够累的。再说，台湾这里的研讨会已经有够多了，会去的，泰半都有点人情压力，无非是师友甚至学生辈主办的。

过去十五年间，在大马，我参加且发表论文的研讨会竟然只有四场：

1997年8月14日，〈词的流亡——张贵兴和他的写作道路〉。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协会“马华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现状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7年11月28日，〈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吉隆坡。

2005年7月9日、10日，〈马华文学与（国家）民族主义：论马华文学的创伤现代性〉宣读于由大马留台联总与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合办之“马华文学与现代性”国际研讨会，吉隆坡。

2012年7月7~8日〈寻找诗意：大马新诗史的一个侧面考察〉，“时代、典律、本土性：马华现代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马来西亚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主办。

九七年出席两场，最直接的原因是父亲重病，顺道返家。第一场的论文没引起任何注意，大概那时大马也没什么人注意张贵兴，他的两部长篇代表作也还未写出。九七年的第二场效果太惊人，因此距下一场竟然隔了八年；而那一场距最今年七月那场，又隔了七年。1999年原也有一场，但写了论文没出席（1999年9月11~12日，〈张锦忠与马华文学复系统的起源〉。马来西亚：南方学院中文系主办，“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代宣读）

在台湾参加研讨会，已经非常习惯，可以说已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检视个人“著作目录”，九七年后，平均一年至少两场（指有发表论文的，纯讲评主持之类的不算）。有一年份一年竟然参加了六场（2001），有一年五场（2006），有二年四场（2009, 2011）都太多了。十五年间共有四十四笔，有二十一笔是关于马华文学的。而中国大陆，一场都没有。!

曾翎龙

1976年生，《学海》周刊主编、有人出版社负责人。
著有诗集《有人以北》；散文集《我也曾经放牧时间》、
《回味江湖》、小说集《在逃诗人》。



摄影@杨嘉仁

污染出版

我有两个外甥，一个初一，一个小学五年级。他们二年级已可以看漫画，那时校园漫画正盛，卖得最好那本，听说销量逾十万。为了进学校，内容当然富教育启发，至少温馨励志。但漫画看多了，父母开始担心文字太少，作文写不好。于是青少年（儿童）小说冒起，家长老师都没话说，出版社也重心转移——漫画卖三块半还要全彩，薄利多销辛苦钱；小说廿块不嫌贵，赚幅大得多，且销量往往逾万，不比漫画少。

一本青少年小说两百多页，八万字左右，小孩三两天看完，隔个礼拜再买一本。真的是，孩子看得开心，父母买得安心。以阅读量来说，现在可谓（儿童）阅读盛世了。刚刚过去的书展，一般文学书卖不上五十本，排名前十的畅销书，也很少卖过八百本，青少年小说却以千计……难怪大众书局采供经理周强生会说，书展战场是在青少年小说。

盛世初始时，身为文学人我当然开心，以为这是一个“浅入深出”的过程，孩子习惯了文字，长大后就有能力看文学书。几年后我觉悟了——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大多数的情况却是，他们会成为“普通读者”或“专属读者”。如我初一的外甥，我觉得已经可以慢慢丢下青少年小说，看看别的书了，满心期待买了一橱武侠小说、推理、名著给他，至今一本没看。（自己倒看了几套回味）

我的外甥不是特例。两年前我面试学记（中三生），问喜欢什么书？青少年小说十之八九。再问现在的中五生看什么书？逾半还在看着青少年小说。想想我们中学时读过的书，阅读量或许也没比现今中学生多出多少，但肯定杂。我们是饥不择食，他们则偏食。我们各种各样，他们一个样。

青少年小说已经取得成功，我们感念，也欣喜出版业者的付出与收成。只是这样子看书的我们的孩子，只能纯真无邪——太傻太天真。是温室小花，适应不了外头天气。

我中学的物理老师常叫我们直接喝自来水，说里头都是小菌，身体能抵抗，慢慢的大菌也不怕。天天喝过滤能量水，你健康成长，但安逸无刺激，放一条虫进去你便要倒。

出版业者应该想想，要如何出些污染品，去侵占这些纯洁的心灵。鸟

李宣春

生于诗巫，福州人。
目前就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所硕士三年级。
转眼近三十岁，就那样写了这些年。



小镇书迷

最早，小学四年级到公共图书馆办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三本书。五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偷书，把书夹藏在衣服里，强作镇定地从馆员面前走出去。图书馆没有安装警示器，没有人抓到……，那百无聊赖的伊班保安也许曾稍稍发现有些不对头，却没有更进一步警觉。看着漂亮的图文书，令人着迷的内文故事，很兴奋。一星期后，把那几本书用报纸包起来，像块石砖，又偷偷挟带进图书馆，物归原主。

“你哪里弄来的？”妈妈生气地说，“会出事情的你知不知道？”上班一整天的妈妈，连愤怒也后继无力。还回去就是了。还回去，就是了，我羞愧得很绝望。

记得，还看了好几年赤川次郎。台湾“皇冠”出了一系列他的推理小说，绿绿的封面，漂亮的配图。公共图书馆恰好收藏了一套。后来还去租书铺找，果然找着了香港“博益”版的。交个抵押金，办个帐号，每次只需报出号码，来翻翻记录簿，就知道借还了那些。一夜，偶见老板鬼祟地从抽屉里取出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交给某熟客。想起和身边大人去租带店。大人问店员：“有没有三级的？”店员一阵脸红，慌张，从柜台底下挖出几块录影带。大人随即补上一句：“不要四级的那太过了！”

上中学后，就常在班上翻阅《皇冠》杂志，同学瞧见刊物里的胸罩广告，老是小题大作，耻笑一番。高中末了那几年，日子一团糟。在群体中当个异类，家人也没法理解儿子脑袋里的繁杂事物。公共图书馆依旧是适宜躲藏的地方。偶尔，会把馆藏的《皇冠》杂志夹藏在课本笔记里带走，追看张草、张曼娟和蔡康永。反正，没有人会发现，也不会有人在意的。那些愤怒，很抽象，却又紧实地存在着，像暴力情色的池上辽一，像惊悚推理的浦泽直树，像晦涩沉郁的盗版片。

这阵子老想着毕业后回去诗巫，想着渐渐失去的各种自由，想着逃犯准备自首，想着塞满柜子的藏书还可以让我至少活命个若干年。

重来

/ 漱羽

我深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打开餐厅的木门，惊觉里头的装潢设计变得不一样了。选择二十年后，约他来这一间法国餐厅用餐，不是没有原因。桌上摆放着一个盛满鲜花的花瓶，既高雅又抢眼。眼见周围的人成双成对，卿卿我我，可见一首浪漫的情歌足以杀死所有孤独的人。我不是寂寞的女人，我曾有许多风花雪月的梦，直到遇到他，我才结束我的放荡，决定跟他一起相守到老。如今岁月不留人，我即将如凋谢的花朵般，撒在婚姻葬场上。

我们一起走过红地毯，一起又哭又笑度过无数日子。岂知，走到人生的一半，我们突然放弃与对方继续结伴同行。我们渴望自由，却不想被对方捆绑。从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在孩子面前耍脾气，冷战、甚至大吵大闹。没想到，孩子不在我们的身边了，我们两人变本加厉，不止是吵架、扔东西等，最常上场的把戏就是离家出走。

我累了。回想起那段曾经在一起的甜蜜历史，不知何时，头脑再也想不起来。离婚，不是闹儿戏。我今天选择在这里，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餐厅，一起坐下来好好商量有关离婚事宜。

前几天，当我提起这个意见，他没有任何异议。我要求搬出去外面住，他也赞成。这意味，我们对于对方已没有感情，只有责任。若不是看在两个孩子身上，或许我们早已办好离婚手续。如今，两个孩子都在外国读书。我们没有面对外来的压力，反正孩子长大了，我们分开也是迟早的事情。

他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装，系着蓝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坐在我旁边的位子，我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十分好奇他怎么会穿这么隆重的衣服来赴约？

“雯雯，我们今天好好回顾二十年前在这里一起享受烛光晚餐的一刻。”他笑盈盈说道。

“没问题，反正是你还钱。”

“Waiter，我要一瓶1990年的红酒，还有两客七分熟的沙律菲力牛排。”

“想不到你还会记得我喜欢吃……”我欲言又止。

“当然，我是你老公。”你含情脉脉地望着我，不知为何我脸红了。

这时候，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聊天，感觉好像回到二十年前的约会。

当招待员走过来埋单，我竟然舍不得时间把我们的距离拉开。

“老婆，你这几天没有在，我感到很寂寞。明天搬回来，好吗？”

许久没有听到他这么温柔的声音，呆头呆脑的我不自由主地点点头。

“就这样说定了，明天我们一起去海边看日出，接着一起去老地方茶室吃你最爱吃的炒粿条，接着我们一起去血拼……”他一边品尝着红酒，一边不经意地继续编制美丽的言词。

“好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那间新开的香港茶室一起吃午餐，然后……”

不知何时，我托着腮，亦陶醉在明天精心策划的节目中。随之，却遗忘了背包里正躺着一叠离婚文件。

文·图 / 曾诗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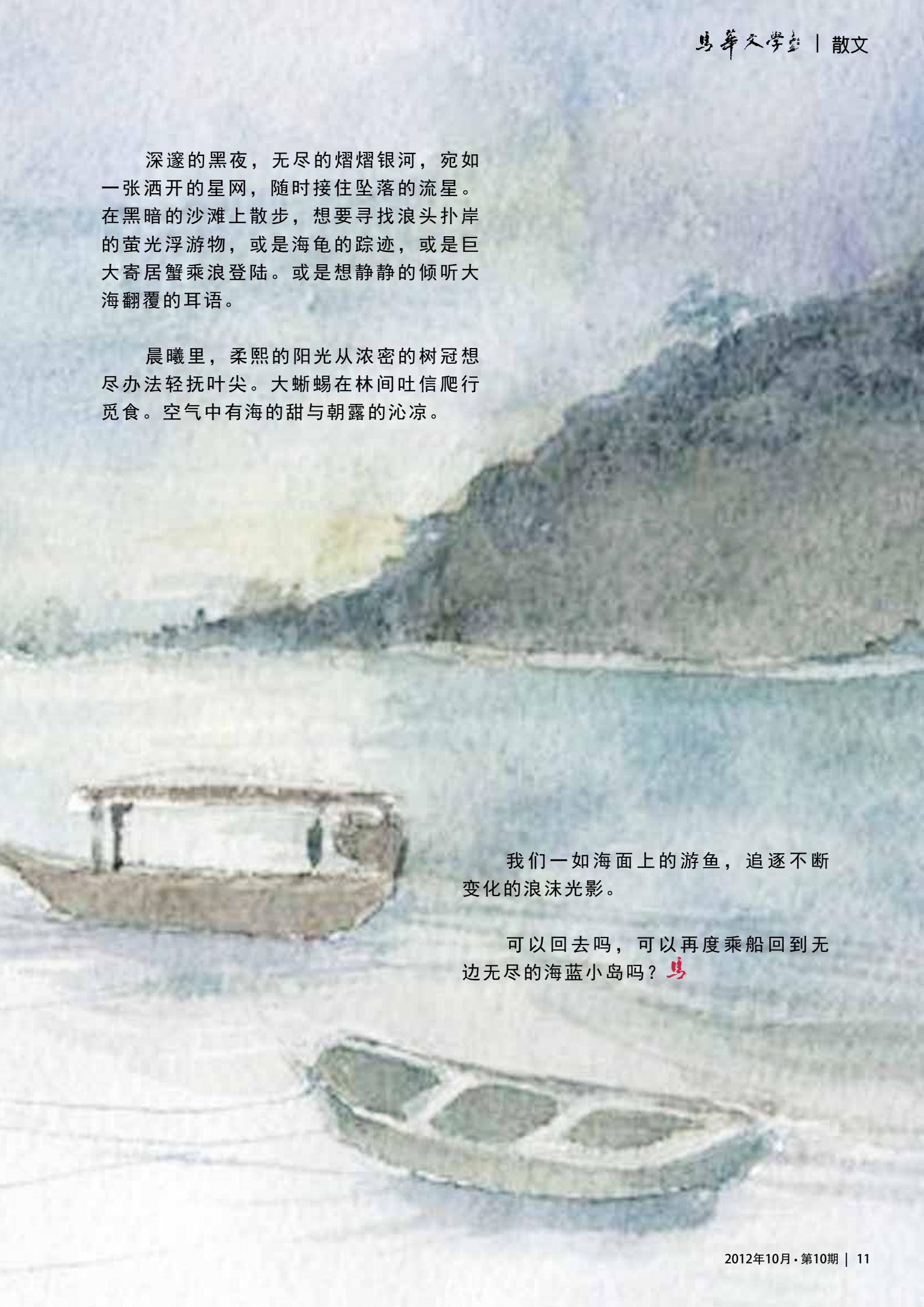
岛 屿 时 光

那年夏天，缓慢时光隽永得有如翻阅不完的诗页。

我们住在热带小岛，出入以独木舟代步，在辽阔的海上划船留下优美的流动倒影。有时往东，有时朝西，到附近小岛探索。有时候到了净白的沙滩，纯净的海水流淌，有时候到了葱郁的林间，黑色大眼睛的叶猴成群在树梢啃食叶子。一次，桨滑落海里，徐徐坠入珊瑚丛里。慌张之后却又坦然，像是可以抛弃一切，就这样，永远在南中国海上漂流。

入暮，回到小岛，海面有紫色的薄雾笼罩。我们用腥甜的鱿鱼干丢入海里，喂食小鲨鱼。长如手臂的小鲨鱼闻腥而至，不断来回搜寻食物。每天喂食，它成了我们的朋友，如友善的小狗，雀跃地朝我们游来领食鱿鱼干。大鲨鱼则露出冰山一角的背鳍，在海洋外围巡戈，守护小鲨鱼。





深邃的黑夜，无尽的熠熠银河，宛如
一张洒开的星网，随时接住坠落的流星。
在黑暗的沙滩上散步，想要寻找浪头扑岸
的萤光浮游物，或是海龟的踪迹，或是巨
大寄居蟹乘浪登陆。或是想静静的倾听大
海翻覆的耳语。

晨曦里，柔熙的阳光从浓密的树冠想
尽办法轻抚叶尖。大蜥蜴在林间吐信爬行
觅食。空气中海的甜与朝露的沁凉。

我们一如海面上的游鱼，追逐不断
变化的浪沫光影。

可以回去吗，可以再度乘船回到无
边无尽的海蓝小岛吗？

W-E

1 MILE
1000' 1000'

18th AVE. EXTENSION

/ 张津晖

时间

厌烦了世间一切
(包括尘土)
他扫起匆匆脚步
飞奔
展翅
到谁也不熟悉的他乡

擦肩而过的分秒
或来得及懊恼
说
悔不当初

批判

石子飞扑
纯情的脸庞，火烫
捂住紧锁的喉结
咽下满口耻辱
说不清，是泪
还是血

戏

用距离串起时间
谈笑的捏着铜臭
一眨眼满地友情

成 长

那天梦里的小孩
白云最深处，滑下
才知晓——
翱翔有坠落的时间
飞鸟有归巢的意愿
我 岂能不着地面
总得
尝这风尘晚宴

铁葡萄

/ 邢诒旺

唯有对时间视而不见
我们的世界才有可能
由静物
搭成舞台

一个靛蓝色的勺子搁在洗手盆旁
两个月了，没有人去动它
仿佛也没有人在它身上察觉
朽坏不停地进行

如果时间是海
我们就像无知的鱼
不会晕船——
会晕船的
是那些在漁船上喘气呕吐的
思想家

一个一个靛蓝色的勺子一个
靛蓝色的勺子一个靛蓝色的
勺子一个靛蓝色的勺子

朽坏和毁灭有着微妙的差异
人们每隔一段时间就看见朽坏，害怕朽坏
可是，朽坏仅仅是一种演化

静物就是动物：
持续的静止就是一种动态

演员：万物皆是演化的成员
无物不是演化的成员
这无物，真是一极美之物——
极美之物一旦登上自我寻觅之船
就前往寻觅不朽的毁灭之途——
以无为我之途

毁灭近在眼前，人们视而不见。

一粒一粒的钟声，像苦涩的葡萄。

铁葡萄。

当年我偷藏你的扫帚
你飞不出这寂寞的岛屿
从此没有停止奔波找寻
向往的那轮月亮
你和猫飞掠而过
曾经简单的快乐

然后我忘了这件事
魔法在地面渐渐消逝
你褪下短袍穿上城市的颜色
最后的魔棒收入手提袋
有人亲吻了猫
变成出走的男人

小女巫长大

/ 周若鹏

我又遇见了你 想归还扫帚
你却已忘记飞行
于是我亲吻了你
一起变成猫
永远在高高的墙头看月亮

/ 邢诒旺







起立！敬礼！ 九字辈新生 始业礼

文·图 / 方肯

8月11日，由木焱策划，九字辈主办，《记号》及加影新纪元学院所协办的“起立！敬礼！九字辈新生始业礼”于新纪元学院举行。参与这难得盛会的不只九字辈，也包括了七八字辈的文学创作者，在现场分享各自的写作经验，以及对创作历程的心得与看法。

(左起) 李晋扬、木焱、罗罗、坏孩子



言语始终不及文字来得节制而婉约。交流会结束后始终都要回归现实生活，不能一直在竞技场上回旋不去，生活才是书写的真正场景。在创造的钢索上晃晃荡荡了好久，后来就遇见了越来越多朋友，他们给予呼声和勉励，但钢索始终得一个人走完。交流会之后思考了好些东西，一些经已消化，一些还卡在那里。也许毕生也想不出个答案。我了。所以就继续创作下去吧，努力体验生命，用生命沁出最馨香的文字。此后容许我消失一段时间，在那以后，我会以更美丽的姿势出现。

黄子扬，九字辈。森美兰汝来人。现就读大学先修班。曾获全国华文文学创作比赛奖、嘉应散文奖、新纪元文艺营创作奖等，作品散见于本地各大报和文艺杂志。总是静心等待最好的时光，相信生命经历沉淀后沁出的文字最馨香。出版合集《最后一本书》

(2012，逗点出版社)。

9
字辈
新生
No.1





场后说了好几次“献丑了”，我是认真的，希望说的话如果难堪，也没让太多人难过。场上的事后来选择慢慢，自然地忘记。那些留下来的会渗入泥土，成为养分，滋养着根，让植物开出迷人的花。即使一瞬也美。

很珍惜跟大家之间的互动。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话便没有我。

坏孩子，本名伍倩雯。
怡保人。喜欢失踪。

9字辈 新生 No.2

“

这次九字辈交流会可说是给本就鲜少文学活动的马华文坛注入一滩活水。新生代创作者发声了！！！

台湾文友说，马来西亚的文学活动虽不比台湾多，盛大，但往往因为如此少数，我们更懂得珍惜每一次的活动或聚会，彼此的心相连团结，这种凝聚力，是他在台湾所看不到的。

对，正是这股凝聚力，创作可以是孤独的，但创作的路上决不能孤独，有你我相伴的日子，至少还能“以濡相沫，互相取暖”（罗罗老师专用词）。这条路，就让我们一起走吧。

”

李圣祥，九字辈，就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



9字辈 新生 No.4

“明白到在墨水的路上打滚，坚持为首要。感激罗罗老师的邀请，认识到原来志同道合的有朋友很多。在自知之明的醒觉中，有发现自己与同辈的9字辈甚有差距，所以于步伐上仍然要努力追趕。一直以来都认为奖项是实力的象征，但从讲座后，有了对得奖的背后，仍存在许多因素的认知。文学以后的路，不是应该怎么走，而是无论怎么走，都要走下去。”

处于多情而专一的22岁，周长键，请念作长大的长。

感谢木焱老师一把火聚集了我们，这几天有机会看看身边朋友们在写字路上的状况，互相取暖（罗罗老师版权所有）。其实我是很喜欢交朋友的，虽然书写仍然是一个人的事，书写也可以没有原因。刚好我认识前面的每一位分享者，有些在我生命中占了不同的位置。像绮琳、子扬、晋扬已经同行四年，垂华指引留台升学的路，阿涵在侨大是我的同班同学兼密友。大家各自都有写或不写的时刻，甚至觉得交流会并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事。只是静静地、纯粹地写。可是我很希望在多年以后看到大家，甚至更多同行的。

9字辈 新生 No.5

卢佩伊，吉隆坡增江人。1993年生。
曾获得星云文学奖、游川短诗、花踪文学奖。
网络文学杂志《记号》专栏作者。



冯垂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人，生于1990年4月。中学时就读新山宽柔中学，高中一年级，国文课时躲在教师背后写诗。毕业后赴台于国立政治大学就读，主修社会学系与中文系。曾获第二届星云文学新秀优秀奖、宽中图书馆柔州文艺营创作奖新诗首奖、第八届宽中文学奖优秀奖、政大韩国文学作品读后感大赛优秀奖等。作品散见在《南洋商报》、网络文学杂志《记号》等处。

“交流会后觉得一阵空虚，说不上源自哪里，但总觉得应该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8位同学聚集一堂，说自己的创作观、未来理想、阅读营养，许许多多，但朋友说，听我们的讲说，觉得我们好乖好听话，总是不敢“逾越”、“挑战”。渐渐的，你会发现大家好像都“一样”，然后我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呢？说不清。不过，如果个人不是太含蓄、谦虚，应该就要趁着这个交流会“发飙”的不是吗。啊，我竟然也是安份的好学生。

我们很“同质”，不过不至于悲观的。至少，大家都是喜爱文学的同好。而我总觉得，除了我们8位以外，应该还有更多人在书写，我很期待那些人的声音。

写作要众声喧哗才好玩嘛。”



“毕竟是第一次交流会，彼此间也许有点拘谨，辛苦了木焱老师及罗罗老师努力地炒热气氛，还有垂华的打头阵。期待下一次的交流会。”

蔡绮琳。祖籍福建南安，为人慵懒，好食嗜眠。



感恩，我是幸运的，除了有同辈战友温柔的互相取暖外，还有前辈在路上热心地帮忙提灯。

记得在交流会上，我是战战兢兢的，除了觉得自己其实还不够格、不够格和不够格，还有就是有些话，即使说了总觉得词不达意，然后恐怕就会这么迷失掉了。

交流会教了我一些事情。这包括如何稳稳地握好诚实的勇气和权利、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刚开始写作时，那个小小的我和那时的心情。

谢谢各位。还有，加油。

李晋扬。1992年生，槟城人。爱玩，喜欢故事。

时代、典律、本土性—— 马华现代诗 国际学术研讨会(下)

现代与后现代

许文荣教授的〈第一片现代叶子：马来亚首位现代派华文诗人杜运燮与其1940年代的诗〉里追述杜运燮与友人创立的现代主义期刊《学生周报》。此外，他生活的经历、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力，际遇和思潮也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

李树枝以〈论马华后现代诗之文体特征——以吕育陶《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为研究对象〉，论述台湾后现代诗人群（罗门、罗青、陈黎等人）对吕育陶的影响，分析吕育陶的文体特征（思想观念、文本结构与解构的策略、语言运作观）等，以局部地审视马华后现代诗的文体特征。

讲评

张锦忠教授认为发现“第一个”的意义不大，并指〈论〉稍嫌乏味，但是很好的研究资料。此外，张教授幽默地表示，《万能》令他联想到的是彩券。

张锦忠教授对于他简短的讲评表示“对后现代的论述，做了后现代的讲评”。

诗意图大马新诗史

黄锦树教授发表的〈寻找诗意图：大马新诗史的一个侧面考察〉，对“关于诗性”、“呐喊与呢喃：殖民地苦难中的诗意图”、“民族—非国家文学的（反）诗意图”展开论述。并且，他表示，当诗的文字赤裸而缺乏诗意图，那便是“非诗”了。

讲评

何启良教授认为黄锦树教授执行了两项“他自己认为他不可能的任务”：一、他很认真地寻找诗意图，结论是获得了反诗意图；二、评论九十年代的马华新诗，于是采用大系和选集，这种做法潜藏取巧的危机。与其说黄教授寻找诗意图，不如说他在寻找马华现代诗的诗意图。对于黄教授认为不值一学的诗，为何又去批评呢？何教授认为，〈寻〉论述中批评具有胆识，兼精辟之言，但许多时候是节外生枝。

天狼星诗社与中国经验

朱文斌教授以〈论马华当代诗歌的多重困境及其反思〉，认为马华现代诗歌面临边缘化；马华诗人的个人化写作及后现代趋向，造成九十年代马华诗歌和七八十年代马华诗歌的断裂。在“反思：后殖民论述批判”中，朱教授对“‘去中国性’的马华文学”之走向，发出了疑问。

温任平教授的〈从北进想像到退而结网：天狼星诗社的野史稗官〉，追述天狼星诗社的结社过程、进程，到八十年代因社员婚姻、就业等因素而告一段落。此番追忆令温教授感触油然而生，并觉得天狼星精神仍与分布在媒体、文教界、出版界的社员同在。

讲评

黄锦树教授指出〈论〉的论述缺乏论据，乃闭门造车，个人预设的想像。黄教授表示，诗歌边缘化是一种自然的生态，不单存在于九十年代，而个人化本来就是现代主义的主流，并非九十年代马华诗歌的断裂。对于“去中国化”，黄教授表示这是毫无论据之说。

黄锦树教授表示，〈从〉是一份自白书，阐述了天狼星诗社的领导方式和诗社的发展，也向大会表达他个人对温任平教授领导诗社的方式之意见。

现代主义与马华现代性

辛金顺教授通过〈“他妈的”：做为八〇年代后马华现实诗学创作的一个省思〉，探讨马华现代诗歌在八〇年代的转折，尤其是游川和傅承得的创作演示。辛教授提问道，为了让读者产生共鸣，而是用浅白的语言，这样的诗作有没有问题？他认为，太口语化的诗，便会失去诗性。

庄华兴教授的论文〈马华现代性与马来shame代性：以华-马抵抗诗歌为中心〉，以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冷战时代为出发。庄教授指出，“shame代性”是以耻辱作为表面的理论架构，是沿用台湾学者张小虹的用法。

讲评

王润华教授建议辛金顺教授可将论文题目中的“他妈的”以“肯定与否定”取代，较为切题。他也笑道，这样也让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容易接受。王教授也提问道，当诗歌（动地吟）走上舞台，以发挥社会功能，会否失去诗性？

王润华表示，庄华兴教授是他欣赏的学生，而庄教授此篇论文做了创建点，但无发挥并深入论述，缺乏分析，因此感到失望。（庄教授在论述之前已向大会声明，由于时间仓促，此篇论文只是草稿）王教授最后打趣地总结，由于这是草稿，他也草草地评论。

圆桌会议：时代、本土性与诗歌典律的构成

主持人：叶啸

王润华教授：诗歌是个长远的课题，真正走上写诗的人，心中都没有现代或后现代。希望以后建构诗歌史时，应该更开放，勿以集团性做为研究对象，否则就让《蕉风》、天狼星诗社、动地吟等占了便宜。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不快乐，因此创作都偏向政治课题，其他的课题就被忽略，这是危险的方向，将失去很多具有潜质的诗作。

李有成教授：空间边陲的人就会挑战典律，但愿典律能包含更多。希望以后探讨更多女性的课题，填补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这是必须的。

何启良教授：这次研讨会集中于天狼星诗社和吕育陶，纯属巧合。以我个人的观察，现代诗走到今天，是否太骄傲了？是否象征现代诗胜利了，而不写现实诗了？而夸大了现代诗的研究，将现代诗做为主流，是不是很危险？虽然现代诗在这场探讨会好像胜利了，但也受到了批评，比如动地吟被讨论，建议反省其负面作用（失去诗意）。过去，人们把旅台地位都提高了，但在这场研讨会平衡了，其中两篇论文便谈到了马华诗人吕育陶的作品。

若编写新诗史，今天的论文都是重要的。一个研讨会总会有遗漏的部分，而这个研讨会只为期两天。接下来，会寻找更多议题和大家一同讨论。

张锦忠教授：不要用主义定义一个人。吕育陶参与动地吟，他就是现代主义吗？那为何今天谈的是现代诗呢？因为何启良教授（主办单位）是现代诗人嘛！为什么在台要爱台，在马要爱马？人生不要这样复杂。有人写诗，有人读诗，读起来快乐就好了。

温任平教授：二十至六十年代的写作内容，主要是对城市的厌恶，七十至八十年代主要是过渡期（适应、挣扎），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又回到对城市的厌恶。我对典律、本土性的定义感到内心如焚，难道常在报上发表诗作的人，发表率多了，他就成了典律诗人吗？

总结报告

李有成教授：这次的论文方法非常有趣，学者自己会考虑自己的方法、议题，造成大家的激荡。正面的开拓将提升马华文学水准，利用机会回顾、反省，瞻望现代诗，有时，我们把文学本质忘了，就忘了文学性。今天我心疼的是没有女性主义的讨论，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关心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而文学是一个方法。

建制化很重要，很多人在写诗，而媒体和文学奖扮演推动、鼓励的角色，很多学府都开设了马华文学的课程，这是好的发展，但应该扩大视野，将马华文学带到国际，而不只在于本土，关起门来讨论，自己开心就好。建制需要大家的努力。此外，我也希望，设置来讨论特定作者的会议。

本土性质是重要的，当外来的势力来临时，不是只选择本土才是本土化，只要在当地，就正是当地的观点，最重要是诚恳地写出自己的感受，以更宽阔的心胸看待本土化，我们必须自己再思考。

(左起) 冰谷、马仑、沈钧庭、陈政欣、何乃健、杨嘉仁。



由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承办的第13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今年8月3日至5日顺利举行。这一次的文艺营汇集了8个亚细安国家的作家代表，而中国的杨际岚先生及香港的东瑞伉俪也应邀出席，共百余人一同针对各国华文文学进行为期两天的研讨与交流。

文/王秀莹
图/罗罗



第13届亚细安 华文文艺营



让东盟作品走出区域

第13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森美兰文丁林登大学正式开幕。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叶啸致欢迎词时表示，希望各国作家定期交流，携手共同为华文文学发展而努力。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秘书长骆明在致开幕词时指出，东盟作家在过往的日子都难以跻身海外，故应该思考及争取让作品走出区域，视国际市场为未来发展之平台。此外，骆明希望来年柬埔寨及寮国也能共同参与“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此外，大会也颁发了表扬状予缅甸代表团，高度赞扬他们热心推动缅甸华文文学的精神。



杨玲（泰国）



东瑞（香港）



杨际岚（中国）



骆明（新加坡）

培养年轻作家

第13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会务报告、论文发表及自由交流。在以上的环节中，可得知各国的华文教育发展情况，并且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国情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如面对断层的厄运、经费不足，无法获得政府资助等，显出了亚细安华文文学道路上的荆棘满布的状况。其中如何栽培下一代年轻作家，也是这一次文艺营非常重要的论题之一，因为纵观所有与会者，年轻的作家只有寥寥数人。但值得关注的是缅甸代表团中的五位成员，均为80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他们针对华文文学提出了自己独见，表达他们对于文学的爱好与执着，实属难得。

文学从幼儿开始 ——儿童文学之重要

除此以外，在文艺营交流会上，马华资深作家年红提出了儿童小说的重要性，欲培养孩童的阅读习惯应自零岁起，推动文学发展也应当由幼儿开始。香港作家东瑞、印尼作家袁霓，缅甸作家王崇喜同是儿童文学倡导者，他们也认为撰写适当的儿童文学作品，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文学养分，可栽培出一个小作家，扭转后继乏人的文学创作趋势。



(左起) 冰谷、方路

电子出版拉近各国距离

这一次的文艺营中，大马作协代表杨嘉仁也在大会上推介由大马作协所出版的网络杂志《马华文学》、马华文学电子书库。潘碧华博士在总结发言时，强调了作家的使命感，除了要勤于笔耕之外，也必须不断提升本身的文学素质。她也呼吁各国积极推动网络文学网、电子书等，以拉近各国的距离，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沟通，也使亚细安华文文学得以走向海外。

大会上，各国代表均提出了对亚细安华文文学未来发展的意见，也充分表现出对于华文文学的关怀。文学的道路一路走来或许艰辛，然而大家秉持着坚韧不屈的精神，也必能在夹缝中茁壮成长。诚如骆明秘书长所言，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精神必须坚持下去，因为那是一份对华文文学执著的珍贵情操。

8月5日，大马作协会长叶啸带领着各国的代表团一同参与第12届马华文学节开幕仪式及“亚细安动地吟”，精彩连连的节目，使大家叹为观止。为期两天的文艺营，节目流程安排妥帖，除了让各国代表作家有着亲密的联系与交流以外，丰富的节目内容让团员们过得非常充实，同时也让团员们更了解各国的文学精神。

第14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将在两年后于印尼雅加达举办。



第13届亚细安 华文文学奖 获奖人

马来西亚：冰谷
印尼：金梅子
汶莱：无极人
菲律宾：林炳辉

泰国：范模士
越南：余问耕
新加坡：成君

动地吟系列 IV

动地吟

文 / 王秀莹 图 / 方肯



亚细安动地吟

适逢马来西亚第12届马华文学节开幕，马来西亚作家协会及华总文化委员会于8月5日晚上七时假隆雪华堂举办“亚细安动地吟”。当晚的与会者达至千人，其中包括了来自八个亚细安国家的作家团共同响应此盛举。在22个联办团体共同开幕马华文学节后，“亚细安动地吟”正式掀起序幕。





其中，由安乐书窝的学生以相声形式带来《Diam Diam》及《撇开此事》带有调侃的意味，引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共享空间的精彩舞蹈——《杀毒》也带有嘲讽政治的意味，博得震耳如雷的掌声。其他节目如《催泪弹》《有人从高楼掉下来》《老街待拆》等均与大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引起观众的共鸣。

当晚，男高音岑大伟以高亢激昂的歌声演绎出《纪念曲》，献给老师陈容，天籁的歌声触动了观众的感官，扣人心弦，场面感人。



节目到了尾声，动地吟工委总策划傅承得先生、各国代表团团长以及动地吟团队一同合唱游川的《老朋友》，场面让人为之动容，也让长达3小时的“亚细安动地吟”画上完美的句点。



这次在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KL PAC）公演两场，灯光场地都优良。



舞团共享空间。



周若涛朗诗，主持人陈湘菁在看。



王国刚、欣雁、王修捷和手集团Aluba联合呈现《苏丹街》《鱼尾纹》。



傅承得悼沈庆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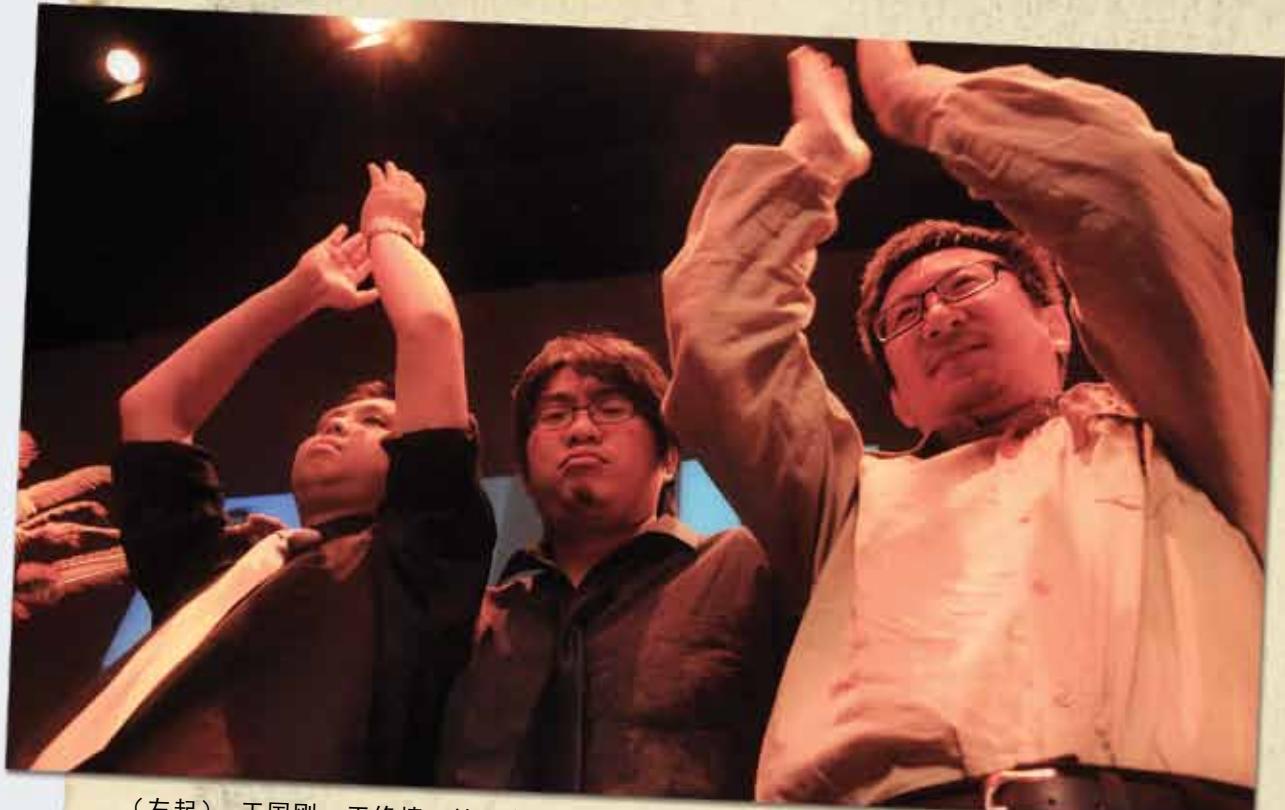
吕育陶和骆纤蕙老师联合朗《瑜伽颂+倒转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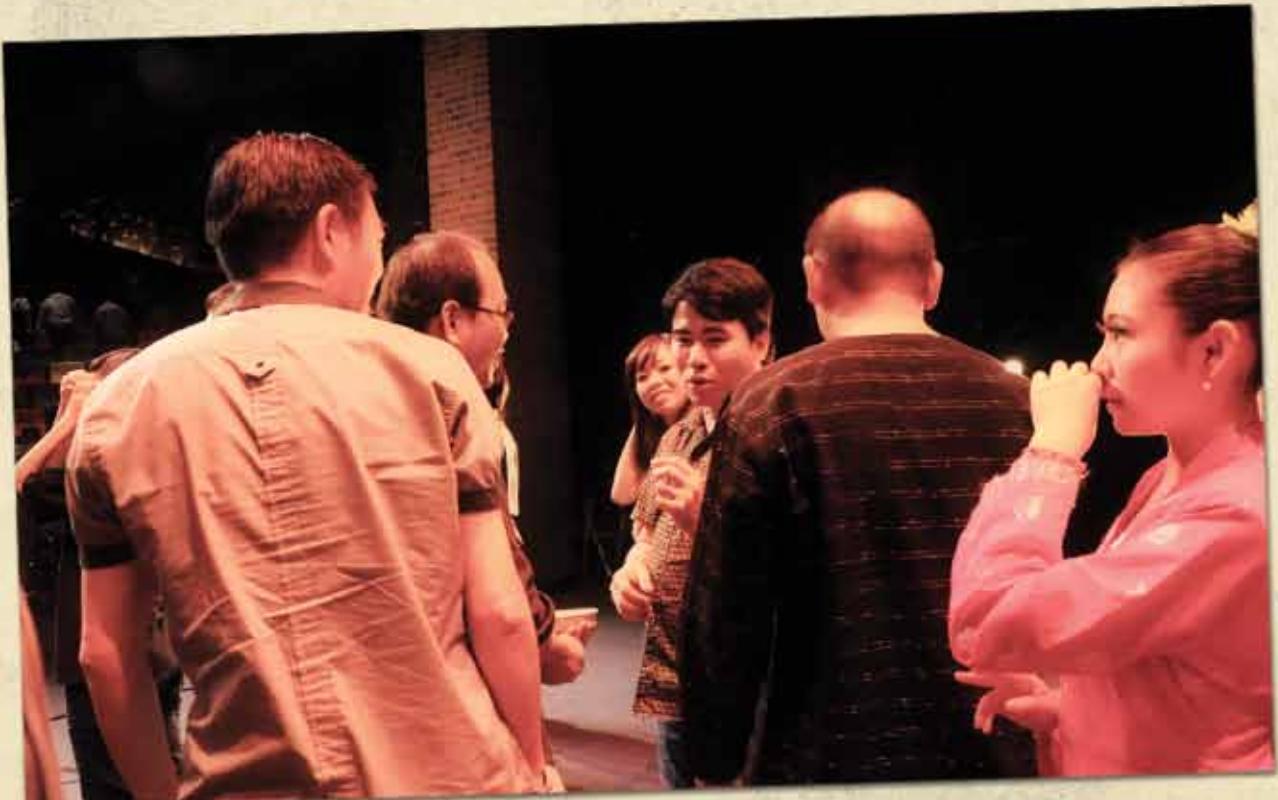
与背景幕对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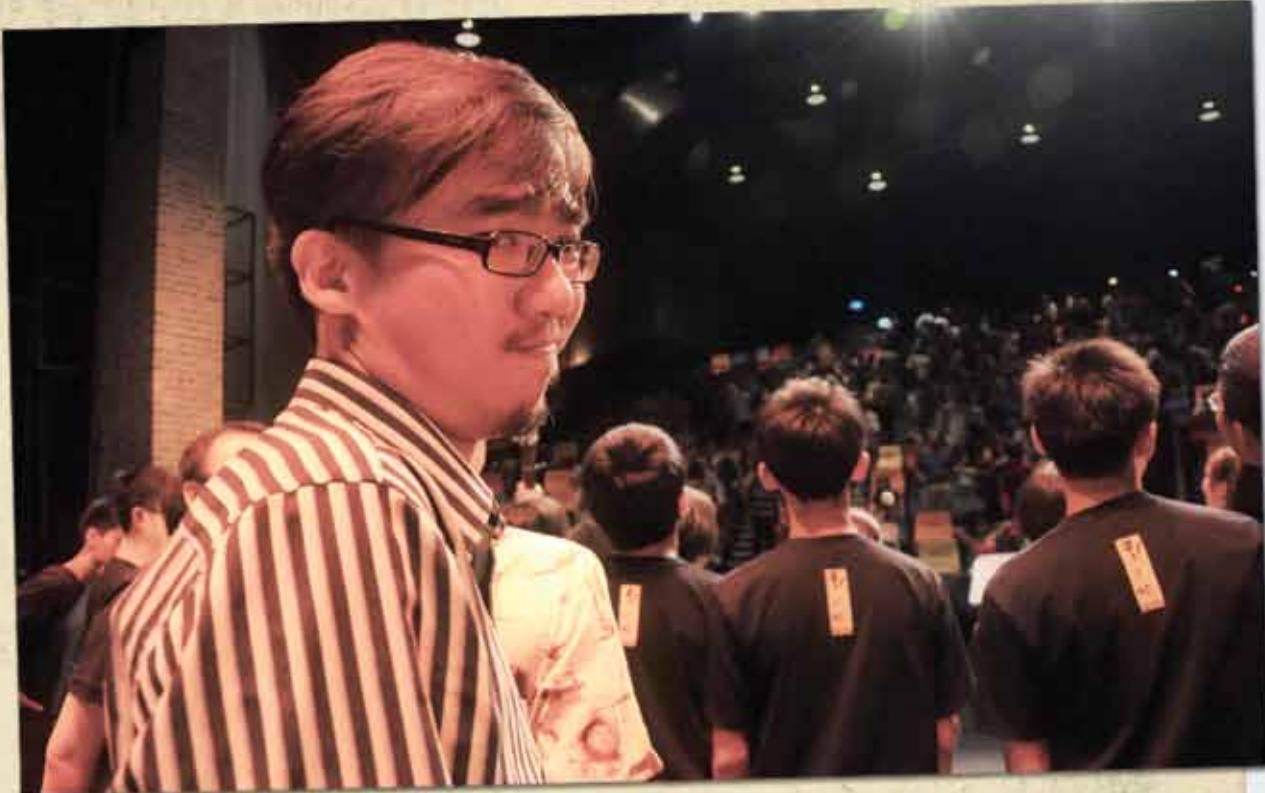
休息室内欢愉一片。



(左起) 王国刚、王修捷、林健文高唱《老朋友》。



(左起) 杨嘉仁、曾翎龙、林文荪、吕育陶、林金城及舞者，演出完毕，轻松自在。



邢诒旺最俏皮的表情。



仿佛夜幕下，共赏星星。

2011年度第四届 海鸥文学奖小说组 决审记录

日期：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时间：早上十时
地点：南方学院160室
评审工委主任：陈政欣（主持）
评审委员：**王润华**、**许通元**、**许裕全**
记录：畲桂薇

此次评审会议将从6位参赛者中选出首奖1名，评审奖2名。

参赛者编号与其参赛作品如下：

参赛者编号 参赛作品

- C1 〈黄花雨〉、〈火龙〉
- C2 〈俗痞子〉、〈覆水恋〉
- C3 〈暗中〉、〈风情无人处——父母与周荐安的交往〉
- C4 〈坚持与无望〉、〈脱落〉
- C5 〈阴道里的光〉、〈干瘪的乳房〉
- C6 〈无限寂静的时光〉、〈双身旅馆〉
- C7 〈离家〉、〈聚光症〉

三位评审者心目中的入选参赛者如下：

许裕全：C3、C6、C7

许通元：C3、C5、C6

王润华：C3、C5、C6

作品讨论：

许裕全：对小说，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那就是用好文字说好故事。14篇作品里，C3和C6的作品符合我的标准，其它作品多少有瑕疵，让我很难取舍。

编号C5，即〈干瘪的乳房〉及〈阴道里的光〉，这两篇都有耸动的标题。但标题之于文本是否有很大的关联，我则持保留的态度。这两篇都写蕾丝边情谊，这主题已不新鲜，甚至已经过时，除非很有突破性、破格，否则只能流于一般。〈干〉这篇的情节薄弱，无起伏跌宕，用词与叙述人称有些含糊。文末结尾安排主角跳楼自杀的桥段很“韩剧情节”，没办法更有力的情节处理，或者说懒得处理，便把主人翁赐死，太草率。〈阴〉这篇于也存有这些问题，文字散文化，没有张力，说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没有让我“进入”的感觉，就着文本，我也不过份解读。

我选了C7，因为除了C3，C6之外，没有更说服我的选择。C7作品有一种颠覆传统小说的创作企图，他的语言文字，经营的是一种恐怖的冷凝氛围。在一般的阅读品味中，他不讨喜，甚至让人反感。我欣赏他的勇气与努力，挑战评审的审美标准。这些，都比起其它篇章来得有创意。

王润华：C5写得很棒。例如〈干瘪的乳房〉中的文笔，戏剧化的处理，包括声音和对话都是非常美妙的。作者故意把原本简单的故事处理得复杂，并以不同的角度来叙述，用语句把小说人物的人生复杂化。在〈阴道里的光〉和〈干瘪的乳房〉中呈现出的文字力量非常惊人。

许通元：〈干瘪的乳房〉中作者借着女性书写，甚至同性书写，在探讨人生的困惑。以乳癌，与芊芊干瘪的乳房的关系交织出双线的青春与死亡的故事。文中的意象运用得非常好，例如以离群的鱼比喻患上乳癌的母亲和爱上同性的芊芊，揭示弱势族群被世人遗弃的感觉，文章的整体连贯性很好。至于〈阴道里的光〉，小说有意象，故事情节有经营，最后一句也结尾得蛮好。

许裕全：我刚开始读〈阴道里的光〉时，发觉逻辑上有些矛盾，我想知道父亲的骨灰最后是撒入大海，放在藏灰阁里，还是放在家里的灵位？他写说把父亲骨灰放在藏灰阁中，第一段却写撒在大海。针对这点，我曾问过朋友，骨灰是否可以一物三用。

王润华：也可以。

许通元：他那是在说话。一般上我们说话时，稍微会有一些的不同，没有太大的影响。文中主人翁把父亲的骨灰撒向大海，表面上是描述母亲对父亲的爱，实际上给我的感觉是，母亲同意把父亲的骨灰撒在海上，好像是要跟父亲脱离关系。

王润华：〈阴道里的光〉不输给〈干瘪的乳房〉，其中强调人生中有很多的生活领域，例如故事主人翁与女友上完课后去开房间，最后他却没和她结婚，还有母亲后来和他叔叔结婚，这些安排都是试图探讨爱与婚姻的问题。作者没有用伦理道德的语言来表达他对爱与感情的迷惘，他的文字掌握得非常好。

许通元：C7不论在文字和结构上的处理，都显得比较嫩。

王润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C3的〈风情无人处〉。恰巧这场景是我所熟悉，虽然不曾居住过，但后来常有机会到访。此外，我的一本诗集中也有写马共时期新村的故事。很少人用这样的方式写新村，作者不是骂马共或殖民地，而是描写父亲当时在适耕庄的生活。当时因为战争，大家过着恐怖的生活。作者不从正面描写，而是以从家里和小时候听来的故事，再加上父亲和周荐安的交往，来写一段我们的共同记忆，写得很棒。他通常都是以日记的一段来叙述，后来也是从日记发现了秘密。

王润华：作者在〈暗中〉换了另一种手法，也是其厉害之处。作者描写人生、生活通过美学，带入神秘感，而不是一下子把故事说出，而是零零碎碎的表达。但是〈暗中〉远比不上〈风情无人处〉。

许通元：C3的这两篇，我比较喜欢〈暗中〉。〈暗中〉比起〈风情无人处〉，题材更具耸动性，结构书写得更自然。以老人与越南女按摩师之间的黄昏之恋为题材，其实是描写一场骗局的社会课题。与谈马共曲折的书写方式及故事相较之下，老人与儿子不住在一起获得更多的自由，还有老人性爱需要及描绘，使情节更直接、更流畅。〈风情无人处〉是以马共书写为小说题材，马华文坛中不乏这种书写。此篇野心大，但处理起来，结构零散，衔接处的处理有欠理想，某些地方产生硬塞的效果，读来让人感觉突兀。作者想要用双线处理结构，一是以“我”来叙述，二是通过“父亲”的日记处理，然而若

此双线能完美结合，肯定会令读者阅读起来比较顺畅。无论如何，以日记处理方式，并非新颖方式，若以此争取读者（评审）的好感，则有待改进。故事也欠缺临场感，这是处理马共小说一直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许裕全：如果把〈风情无人处〉拍成电影，肯定是部重头戏。这是很本土的小说。马共与新村题材也不新颖，但由新一代文学创作者写出，会有不同的视觉角度。作者借着文史资料，巧妙的引用一段故事把自己融入其中。马共，是一部山头大的书，要将它入文，若没有很好的剪裁功夫，很容易变成资料的拼盘。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的企图心和努力。最后，作者用一段友情的背叛，和用一段横跨时空的谅解来为故事做一个happy ending，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这一段马共故事，放在现今的政治环境来看，我们可以选择遗忘，但，作者选择了原谅，所有恩仇都随着上一代的逝世而告终。

许裕全：作者写〈暗中〉，写起来没有心理压力。故事就是一般我们所能从报章读到的临老入花丛的，供人谈笑的东西。要把这众所皆知的故事用文字来升华，也考功夫。这一点，作者处理很好，至少不会通俗流气。文中描写一个老人家以性能力为标准来衡量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最后老人被越南女子所骗也是可预期的，虽然很戏剧化的，但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现实中，所以我不会要求那种可以让人吓一跳的结局。

王润华：C3的手法很创新。有时，一篇小说很难分谁较好，但如果作者勇于创新，并取得成功，就很值得鼓励。如果写作的人一再重复别人的写法，固然写得好，却对文学没有带来新的贡献。文学奖的意义就是鼓励作家不断创新、寻求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手法和敢用新的语言。

许裕全：C6的作品，就文字的细腻经营，是其它篇章之最。他选的都是小题材，而且空间都很小，可以是在一个行进缓慢的时空里来去穿梭，细节，就是作者功力的最好展现。作者善用小说的梗，来点出所有的隐喻。尤其在处理细节时，梗都用得很好，像是拿着放大镜检视细微末处。〈双身旅馆〉巧思处处，把主人翁阿佐对武治的爱恋隐藏得很好，直到周小玲的出现才将整个故事推向高潮。周小玲可谓是两个人心目中的女神，一直到周小玲在酒店不小心闯入这样的时空里面，阿佐才憋不住了，把身上作为男性象征的毛发都剃光，可解读成他要替代成周小玲的女身。

文中有许多优点，作者把情绪转折处理得很好。我把〈双身旅馆〉这个题目解读成一种隐喻，唯有在这个旅馆内，阿佐才能变幻另一种身份，去暗恋一段没有未来的恋情。

王润华：他这个小叙述写得很好，一般人不容易处理。其实他写的是种感觉，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暗恋，还有对女人的暗恋。利用一种非常微小的叙述来谈论，就是把故事安排在旅店里面。文字非常细腻。这种小叙述，一般写小说的人不太会写。

许通元：〈双身旅馆〉以少年阿佐与武治偷偷住在旅馆，借着剃须这动作，叙述青春期开始长体毛，暗恋女同学，暗地骨子里的叛逆，好玩。小说情节进展中，再藉着武治喜欢的女同学周小玲，与阿佐也暗恋周小玲，因为他偷翻班导师的签到簿抄周小玲的出生日期与电话号码。所以我觉得他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再来，自旅馆的走廊无意间竟然发现了周小玲援交的痕迹，作者形容：“那两个人走向转角的电梯，走了很久很久，笔直的走廊像是突然变得好长，怎么走都走不完。他们的脚步声被绒毛地毯尽皆吸去，徒留两枚影子，在走道的罩灯底下，忽长，忽又短去。”作者擅长利用构图中的空间感及色彩加深文字中的印象。那夜，阿佐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想要告别青春期或成长期的意味，剔除身上所有的大人的毛发象征，“就像是一面永恒的空白”，回到从前的童年时期，还是往更成人的残酷阶段迈进。小说文字细腻，结构情节布置严谨。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王润华：其实〈无限寂静的时光〉跟〈双身旅馆〉的手法一样，只是换了一个病重的妻子。作者善于处理细腻的感觉，一般小说很少书写年轻男子对性或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实际上，妻子方面描写得很含糊，但在写丈夫对妻子包括要求跟她做爱，就写得非常好，很深刻。文字不会让人感到造作，却又写得非常深入，很有新鲜感。

许裕全：〈无限寂静的时光〉与〈双身旅馆〉有着同样的叙述文字基调。它所拥有的优点其实都在〈双身旅馆〉里出现，若说在一个以两篇小说做为评审的机制里，它能让我吹毛求疵的地方那就是同构型较高。

文中处理的声音就好像一种导引，让读者一层一层深入幽微深密的地方，以致到最后他认为那是妻子发出的磨牙的声音，又像是白蚁蛀蚀屋子内部的声音，两者交融在一起，读起来让人触目惊心，因为眼前其实是一场更大的灾难。他们活在空壳里，而这个空壳会随时坍塌。至于他的妻子一直都在沉睡，不动的，然而形象的描写却相当鲜活，读起来彷彿她是醒着的，是动着的。

王润华：作者写声音像白蚁，显然他一定看过马奎斯的〈百年孤寂〉。

许通元：〈无限寂静的时光〉中语言流畅，整体比较成熟。小说藉着购屋与妻子的关系，直到妻子怀孕后胎死腹中的细节产生的变化，感情的变化，身体的变化，房屋也跟着让白蚁侵蚀，可见作者在细腻刻画文字当中，结合可用的空间、钟秒停顿的意象、妻的磨牙声、绘画色彩的元素，架构一篇城市无限寂静的时光，凸显作者对于文字的掌控与说故事的能力。

许裕全：C3写的两篇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一篇是很精致，一篇是很大器，写着家国情仇，尤其写马共和新村都有我老一辈的记忆在里面。两篇都提供了不同的阅读享受。但这是一场以两篇小说做为评审标准的竞赛，题材的多元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成了我最后考虑的因素。

许通元：以整体小说的成熟性，当然C6是比较理想的。C6是写比较细致和个人化的事情，而C3是处理比较社会性的课题。个人觉得C6比较起C3〈风情无人处〉，无论在文字、结构等都略胜一筹。

许裕全：〈风情无人处〉其实不在于他的文字，而在于他整个氛围的经营。至于那么大的题材，若在文字上投入太多，将会变成一本书，而不是8000字能够交待得完。

许通元：其实我觉得C5〈阴道里的光〉和〈干瘪的乳房〉也是写得非常好，可惜其中一篇的篇幅太短，只有3000字，但他写得非常精练。但比起C6还是有一段距离。

王润华：C6的〈双身旅馆〉和〈无限寂静的光〉，以作者的年龄层来书写这种感受，有点像写散文，也比较容易写。我比较偏向C3，尤其像〈风情无人处〉里的历史，不会写历史的人，一写就会失败，会变成报告文学，会出现非常现实主义的那些元素。这题材很难处理，作者能够写到如此，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他也用戏剧的结构把自己牵涉进去，这不太容易，值得鼓励。

王润华：C3在〈暗中〉也有C6〈双身旅馆〉和〈无限寂静的光〉的功力。

落选作者的讲评：

许裕全：感觉上，C1作者的才华不得了，但他写这些小说感觉像是来闹场的，是来讨我们开心的，让我们在苦闷的阅读情绪中觉得很快乐。〈火龙〉文字轻松，活灵活现，但我怀疑这是否为小说。这不是一般可以预设阅读立场的作品，因为阅读的时候不知道最终会往哪里去，不过至少提供了一个很愉快的阅读经验。他间中探讨了一个以诗人身份进入商场作为资金管理人，如果能够专注这样的冲突背景进一步发挥，其实更有戏剧效果，可惜最后谈了很多电影的东西就比较多余了。另一篇〈黄花雨〉可读作政治寓言的小说，情节更荒谬无厘头，有逻辑上的问题，他把现实和政治环境共冶一炉，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来铺陈，有巧思，但无诚意。

王润华：C1的两篇作品文字都可取，语文表达能力强，但无深意，较松散。随便看任何一段都写得好，但看完之后会觉得比较松散。他要表达的东西可能并没有很有力量的震撼人心或完整的把意义表达出来。若没把意义表达出来，作品的力量会被削弱。他写作能力和文字都好，他写的稀土是近日大家注意的社会课题，但他就是表现不出来，太过于唐突了。

许通元：〈火龙〉是指反映自己的东西，文字、情节的处理有待加强。〈黄花雨〉在反映现在的政治课题，写得太简单，其结局写得太长。

许通元：〈覆水恋〉与〈俗痞子〉最主要是在说故事。前者谈泰国变性人与泼水节，后者谈警察勒索事件。内容题材较新鲜，但结构与文字不突出，难以构成突围获奖的可能。

许裕全：〈覆水恋〉描述三个性格苦闷的女人去泰国寻春，以游记来做为性的大解放。三个表姐妹都有感情上的缺憾，以去曼谷旅行作为一种治疗或放空。作者一开始时写得矜持，故作高贵，到最后则豁出去，只为了找一段覆水难收的感情，说服力不够。若说题目与文章内容有甚么牵扯，我想他是借着曼谷泼水节来“隐喻”感情覆水难收的结局。〈俗痞子〉写的是对执法人员一种血泪的控诉，但整个故事谈起来像香港连续剧，没有深刻的东西。无法做到在层次上的推演，故事的铺陈，像是记录一些事情，热热闹闹一场，很流水的写出来。

王润华：〈覆水恋〉以异国事件来写，本来可以构成特别的意义，但继续看下去这些东西没有构成秩序和意义，好像写一篇散文，仅把所见所闻很零散的写下，并没有写成小说所要有的秩序。另外一篇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好的作家，能利用文字和艺术结构把大家所见和所闻写成让人惊叹的作品，让人领会到某种意义。

许裕全：〈覆水恋〉安排在泰国曼谷的泼水节，但覆水难收的感觉与泼水节的祝福并不能混为一谈。

许裕全：C4〈脱落〉写得是老人的失智症，但作者若要代替主人翁写出心理活动，逻辑上很难成立。失智或老人痴呆症的心理活动很难解释，它们神秘、且独一无二。作者以一个全知的视线角度，能来去自由穿梭脑波底层活动来处理，欠缺说服力。〈坚持与绝望〉双线方式进行，与文本没有很大的牵连。作者最后忍不住跳出来解释一番很多余，再来引用席慕蓉的诗，不知目的为何？

王润华：C4的文笔，一开始让人想起白先勇，让人期待进入美好的小说世界，只可惜他无法写出让人盼望的境界，使人失望。以致最后失去提炼现实成为艺术小说的层面，思考和探索的题材还不够成熟，但他有写小说的潜力。

评审工委主任陈政欣宣布以下成绩：

首奖：

C3〈暗中〉〈风情无人处——父母与周荐安的交往〉

作者：曾翎龙

评审奖：

C6〈无限寂静的时光〉〈双身旅馆〉

作者：龚万辉

C5〈阴道里的光〉〈干瘪的乳房〉

作者：吴鑫霖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小说组：首奖

暗中

/ 曾翎龙

蒙 宇哲已经年老力衰，开始注重健康。儿子就住隔壁公寓，偶尔载他到报馆，出席什么养生、某某疗法讲座。也就在某某讲座后，他接触了神奇的棍针过穴，向那位老中医买了块羊角——据说是自己研磨的，无事这里那里按按刮刮，可延年益寿。

他首先想起的，是年少的江湖，什么隔山打牛，隔空点穴，千百只虫子在体内噬咬，需运功过穴一周天，复得行动自如。养生讲气，生生不息——他原想练太极，但太极得模仿，总不成让人扶手扶脚地摆出姿势；真箇摆得出，何时翻手移步，也是个难题。搞不好气会走岔。而听说羊角当棍针使，无论按哪里按多久，有益无害。于是听电台时周身点压，羊角陷入肌肤直至微痛，拧转。仿佛这般滞塞的气海缓缓重又运转，不致老得太快。

搬到公寓前，儿子把他的狗载到胶林无人处，丢了。公寓不能养狗。电梯外似乎钉着块牌：*Pets not allowed*。他想：真可怜呢。可到底是人重要。独居是他自己的要求，为人自己拼搏多年，他想自己过日子。妻子过世后，磨蹭了两年，儿子才终于依了他。不是孝顺不孝顺的问题呐，他对儿子说：“你有你的，我也有我的生活。”公寓楼下有餐厅可以包伙食，有便利店、干洗店，还有可以散步的公园。不就是衣食住行了吗？“我照顾得了自己。”

楼下还有光碟店。蒙宇哲走了进去，想像里头的金毛怪异表情。顾客都是公寓住户，所以应要求，可以开个帐号租DVD，免买。“我也开个号吧。”他对金毛说：“可以介绍一些A片吗？”想像金毛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忍不住想笑。我还是个正常男人啊，小弟，无需给我打折。

两个星期手淫一次，是蒙宇哲极少的，独居的乐趣之一。他习惯租两片DVD，先放三级片，有故事的，最好由叫得出名字的堕落明星主演——不是说嘛，声音是演技的一部份，慢慢的随着那些逝去的光影，流曳而出依稀可以指认的脸孔，经上关融入瞳孔，直下俞府、灵墟、幽门、石关，至横骨囤集，引而不发。而后插入五级片，听声辨影，交叠扭摆的胴体、器官与器官合奏出秽语浪声，叫他想起古时印度蛇艺人笛孔里的魔音。

反正时间多的是。

如此几个来回，他和金毛混得熟。一日踏进店，已经能问：“有按摩女郎电话？”羊角倒没搁下，只是背脊勾不着，腰间要按也不顺手。金毛说，外边路灯柱怕是挂着有，匆匆去抄了回来，往他手机里键入两组号码，握住他的手教他：“按一就直接拨了。服务不好，下次就按二。”

于是一号便来了。叫米娜，蒙宇哲引她入屋，脱剩一条短裤卧躺床上。“从哪儿来呢？”“越南。”哦，年轻时去过的，还剑湖。“华语说得还不错。”蒙宇哲想着，自己裸裎背部的松垮皮肉，已经多久没被人触碰了呢？尤其还是个异国女子。“嗯，来了两年。”米娜开始泰式按摩，只是一举手抬脚的，老骨头可受不了。不到半小时已经投降，——“我看啊，按按脚算了。”

于是自助地按了几天羊角，身子却又痒了，吸取教训，找了二号。怎知来的还是米娜。讪讪的怪不好意思，想来她是知情的，问：“这次试试油压？”怕弄脏床，铺了块大毛巾，挤出按摩膏往他身上搓。嗯，怪舒服的，两只拇指像突出的两颗鹅卵石，在他背脊滚来滚去。时不时顿得一顿，下压，微痛时即松开，复又溜滑，他干瘪的肌肤已经宛如柔软的河床。他也曾走过公园那块脚底按摩石，如今却是他躺着，圆滑的石来走他。走着走着，蒙宇哲默念那些景点：陶道、风门，灵台、膈关，虽不中亦不远矣。曾经的那些阳光明媚，他曾经远足过的，一一回到暗里，恍若隔世，却也有隔世的好。

快睡着时米娜嘱他翻身，骑了上来，就着脚力轻轻坐上他大腿。他觉得羞耻了，像一幅弃置的风景遭人掀开，鹅卵石滚上他胸口。他不自觉地闭起了眼，感觉腹部有衣婆娑，若隐若触的，她的乳房。已经听得见她的喘息，多么叫人怀念。待她的手压到耻骨，顶起缩回，那么不经意的，似乎还是碰触到了——她问：“我帮你？”

轻轻褪下裤子，再轻轻站起，衣物窸窣落地。然而一切归于平静。跋山涉水到达这里，尽头处只见荒芜无生气。他想起“永垂不朽”，原本坚挺的硬物，怎地萎顿如斯。她只轻轻握着，也不言语，累了，躺到他身旁。

离开前经过书房，进去看了看，诧异的问：“都是你的？”他点头，苦笑：“留着也没用。”

隔日他又到金毛处，带回DVD置入；既安心又忧虑——明明可以，却是不能。只能求己不能求人？问人倒不坏，如年轻时该有个情人，这把年岁了，总该有个医生朋友。他打电话向老中医问诊，老中医讷讷地问，静静地想，语气听不出是羡慕是惋惜：或许——

米娜再来时，蒙宇哲仿如初涉情场而或将到达，一切都有所安排惟恐不周。他握住米娜的手，如此实在的，粗糙着，却又似遥远陌生的美好。他把窗户关紧，把窗帘拉上，将一早选好的DVD插入，跳选至最滂沱那章，把声量扭高，静躺在床上等待事物的发生。呻吟声交缠，大而残破，盘沿直上真如魔音，他化身为蛇缓缓昂首，在米娜的套弄下激动吐舌——

如信。多少年了，他临终的遗言断断续续的写，原来还没写到尽头。暗地里写的诗，他曾经以为，那些交叠扭摆的歪斜字句，将孤独支撑他的晚年。而今他终于在一个女子的注视下，重又是一个男人。精神和肉体的富足，让他觉得自己完整了，觉得再也没有如此这般的，更好的老去。

老去的蒙宇哲很注重健康。他维持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烟早戒了，每晚临睡前听听晚间新闻，按按羊角，喝一小杯酒。晨起到楼下小公园散步，出了汗便到露天餐厅纳凉，吃早餐。三餐都不让人送上去，得自己下来，走动走动。时间多著呢，他教会金毛那些象棋的指令——炮二平五，马二进三，兵七进一……午后到金毛那里下几盘棋。天气晴朗时也会呆坐游泳池畔，一字一字地写诗；孩童嬉闹声、泼水声传来，那位姣好的女子又已翻过身，往她青春勃发的江湖潜去。而今已是弱水，如果我们小孩般相遇——有时他会想起米娜——事情该不会，草草写就。

一个月总有几次，米娜会应召上来。“应召”这个词听着有点碍耳，慢慢的他们“时有联系”，偶尔还是米娜打来的电话。按她的行话，她这是出私钟，赚的钱无需被抽佣。他给米娜办了一张识别卡，让她来时不必到守卫室登记，径自打开守卫室旁边那道电子小门，穿过车道走入小公园，经过金毛DVD店，走上阶梯行经游泳池，再走下阶梯打开他楼下的玻璃门，搭电梯上十八楼。他会坐在客厅盘算时间，想像米娜走过公园时落日余晖浅浅映出她的影子，她越过那些不相干的人、石凳上的情侣，越过DVD店时金毛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知悉他早前来进货的原因。电梯里会有趁周末外出购物回来的家庭，发出塑料袋沙沙声响。开开关关的电梯门阻缓了时间，他等待着顶楼电梯门打开的声音，几不可闻“叮”的微响，却让他和世间有了些关联。

米娜说她有回家的感觉。他是真心诚意地相信，一张识别卡所能给予她的异乡温暖。她的雇主为她们安排了住宿，一间房里住进六个人，三张双层床架逼仄地摆着，没留下多少空间。“我们像是按摩机器。”米娜自嘲。但她这副按摩机器显然是“低阶”的。她老实承认，离乡前从未学过按摩。而来此地只为赚钱，一切都是急就章，从同乡处学了几天便算上手。虽然蒙宇哲找人按摩，所想的并不止于按摩，或可说按摩只是酒翁之意不在此的，退而求其次的“原意”。但几番来回以后，在情欲来袭复又退潮之际，蒙宇哲倒真的想让人好好的舒筋活骨。这恰恰是鱼与熊掌——鱼水之欢和按摩力度若能兼得岂不美哉。于是他托金毛为他张罗按摩教学DVD。这个……金毛面有难色，到哪儿找啊？他叫他到书局，会有随书附送的。他知道推广棍针过穴那老中医便出了一本，录成光碟亲身示范。

偶尔米娜会留宿，翌日他们一同上市场，买些菜回家煮食。米娜挑选时他在一旁等着，想像旁人如何看待他们。大概是女佣照顾着老主人吧。类似这样的特定时刻，他才会确切地认出自己已经老了，且老了会是一种方便。于此他又不无得意，觉得自己超出了旁人所意料，做出了老人所不应该做或未能做的事情。尤其当米娜牵着他，同样的手昨夜里曾那么轻柔地抚过，又那么粗野地搓揉过他的私处，他忍不住回牵米娜的手，忍不住引来一些不同的目光，而他暗里偷笑，眼不见为净。他把这个带点“孩子气”的想法举止告诉米娜，米娜用力地捏了他一把——他觉得比按摩时带劲多了。

蒙宇哲带米娜上盲人按摩院，说要实地教学。其实他只来过一次，觉得让盲人按摩心里别扭，总是想到他们在暗中摸索自己的身体，担心他们一时错手摸错别处——虽然盲人们训练有素，是他瞎操心；再加上要儿子载送，嫌麻烦就不来了。如今有了米娜陪伴，出门意欲高了许多，便想让米娜见识见识所谓按摩力道。

于是叫了一男一女两位按摩师傅，躺上了按摩椅。谈话间知道他们此行目的，按摩师傅按得格外用力。女师傅说她们有标准的训练模式，用手按橘子，得按出满满一杯果汁。男师傅说他们按的是芭乐，得挤出种子才能过关。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世上真真假假物事太多，何劳一一辨识。即便作假，且无需深究。

按摩椅上端有个窟窿，可把头稳稳放入，不致阻碍呼吸。多好的设计。在家按摩时蒙宇哲常不懂把头往哪摆，脖子怪不舒服。向老板打听，刚好店里有卖，但需自取。恐怕要儿子来载了，蒙宇哲犹豫着，还是作罢。

他和米娜的关系，或可说“两情相悦”，但始终有所保留。至今他们仅止于口舌之欲，无论如何翻腾难熬，总还守着最后的城池，仿佛床第间有条底线，一方不让进来，一方也没想进去。他不畏人言，什么“临老入花丛”，花丛里还是带刺玫瑰——悠悠之口与他何涉。人们总把玫瑰和越南挂钩，暗指性病，但活上他这年头，何惧之有。只在辗转反侧间，交响乐奏至澎湃流转时，他总会想起结缡数十载的妻子，或玩笑或认真的说过，一人死去，一人守贞。他并不认为忠贞是多重大操守，但自己离妻子那头近了，烦不着毁约。甚至他隐隐以为这是他生存的意义，他放纵自己，又羁勒自己，以此为自己留活于世的，一个善良的寄托。而米娜呢，他只听说，她在越南有两个尚未入学的孩子。

他陪过她几次，到银行汇钱回乡。他一直不明白，为何米娜的周休会落在周末。难不成周末是家庭日，居家男人谢绝按摩，单身的自有去处？而星期日早晨开门营业的银行，更让他数十年养成的时间观念失序。到处都是女佣、外劳，到处都是听不懂的话。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若他还年轻，他会写文章抨击，写诗讥讽。但此刻他站在银行大堂，那些身体、声音不断从身边流走，已经和自己无涉。

他事后回想这段乖离常轨的时光，回想米娜，只觉得这是上天为他安排的一趟奇幻旅程。

一日，米娜带来了薰香。点燃，他可以看见那些袅袅升起的轻烟，袅袅化作虚无。米娜拉开窗帘，他问：“看见什么了？”米娜说：“对面的楼房，像一口一口的棺材。”他陷入沉思。米娜拉起窗帘，坐到他身边：“哦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他笑了，有了兴致，起床翻找出一叠叠诗纸，递给米娜：“我没想那个。我想你说的话，那片巨大的悬棺群——悬棺，挂在山崖的棺材。你看，你刚刚说的就是诗。”她说：“我不懂。”他让她念他的诗，一一修正、重组，取出纸笔，嘱她重抄一遍。他想：多么久远的事了呢？或许可以重新投稿。这样的举措，重又让他有了入世的安稳。

按摩时他感觉诧异：力道比往常大得多。按摩后问及，她说：“我知道盲人按摩为何那么用力了。”他不语，让她继续说：“因为他们努力要生活下去啊。”他们躺在床上，短暂静默着。简直有点怆然了，他想的是：已经过了努力的年纪。薰香已稀，她问：“你……要做吗？”他心跳了一下，搅动许多心事，复又清澄，觉得并无不可，于是点头。她为他倒了杯水，扶他上床，如往常般褪下衣物。

却是已然不同，仿佛回到了故乡。他进入了。如此充实温暖，他想起祖屋前的草场，他儿时的江湖，曾经恣情驰骋，你追我逐玩抓抓，阳光与汗水，小小而明快的脚步；累了就坐到沟渠礅上看蜻蜓点水，拿脱下的衣服逗它，赤膊处可见水气冒升。蝌蚪还在等待伸脚，未来是一个一个的逗号；当年的玩伴如今安在？已经不记得名字，面目模糊，但记得一个一个的童玩。他在心里一个一个的数：陀螺兀自旋转，纸鸢已飘往山的那端，石弹珠啪啦裂开。不晓得为什么，那儿特别多蜻蜓，轻盈但一意飞走。

醒来时，米娜已离开。头有点重，盘跚走进厅，以羊角搓揉两边太阳穴；察觉天色已暗，空气也已不同。是一种空——他摸索着，手机、手表、电视、DVD机、音响、微波炉，如此日常的，他的身外物，都已经不见。他以为那么稳妥的，夹在诗集里、小说中的钱，也被一一翻出，取走。

只留下一张字条。

多么完美的句点，像是侦探小说里最优雅的签名。他把字条收进口袋，开门下楼，电梯“叮”一声开了，他走入光碟店，向金毛叙述事发过程。有点幸灾乐祸，竟或还有点得意，像是转述报纸上的，别人的故事。

取出字条，嘱金毛念出：“对不起。我也拿走了你的诗。”

他怔住了。原来是这样。整起事件里，这最让他意外。那就这样吧，金毛问：“明天帮你找个三号？”“这样的事，还是明天再说。”

回到公寓，他深深陷入沙发，想起他的狗，在铺天盖地的黑暗胶林里，仍然耐心地等待天明。明天——他想着，该去买部新的DVD机。或许，还该买支录音笔试试——不无安慰，他为他的诗找到了读者。

宛如梦一场。他如何记存这些，那些，无论优美龌龊，而最终英清沉静，如同一早已经平铺在那儿的，活着的证据。他想着，该不该有宗教的信仰——明天也买部金刚经吧，慢慢慢慢地摸索，反正日子还长着。这也好，孤独本是生命的本质，那位年轻的歌手不就一直这样唱着？

他想起他那套Pioneer家庭影院系统，曾经起念要请米娜和她的同乡们上来唱卡拉OK，他并且已从金毛处购得染尘旧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晓得米娜转卖音响前，会不会先唱一唱，能不能感受他寄托其中的，深深的怜悯和感激。但她们唱出的，大概是遥远且与己无关的乡音吧。

或许人老了以后，越久远的事越能记起。他想起许多年以前写的诗——

如果我们小孩般相遇
我会看见你
最隐秘的私处
没有遮掩
没有不必的阴影 **易**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小说组：评审奖

无限 寂靜 的时光

/ 龚万辉

开始他在深夜里听见一阵细微的声音，像油花自水底缓缓浮上来，然后在水面上扩散成炫异的彩膜。嗤嗤咯咯，嗤嗤咯咯。他搔了搔头，从沙发坐起来，恍惚以为那是梦里余音。刚才他不小心在沙发上睡着了，坐垫留下了一片温湿的汗渍。一日将尽，电视机仍发出亮光，正播放着节目结束之前的国歌。他好不容易从沙发隙缝间找到遥控器，伸手把电视按熄了，侧耳仔细听了一阵，仍不确定刚才听见的是什么声音。他起身把电风扇也关掉，电风兀自旋转了好一阵子，空气渐渐停滞下来，屋子的客厅此刻变成了一个寂静的容器。而他像是一个捕蝶人，屏住呼吸，等待薄翅掀动。墙上坏掉的挂钟秒针轻颤。日光灯上不知什么时候飞绕着好几只水蚊，不停奋力撞着灯管，发出得答得答的微响。公寓楼下的停车场远远地传来车子的警铃声。再听一听，邻座某个单位里，隐约还有不睡觉的小孩子在撒赖哭闹……

他在闷热空寂的客厅里仔细分辨着周遭噪音，等了一阵，那细微嗤嗤咯咯在啃咬着什么的声音又自寂静浮现，像是从房间里传来。他以为妻子醒了，扭开房间的喇叭锁，客厅的光从门缝漏进房间，房里事物在迷蒙的光照底徒具模棱的形状，却看见妻子依旧躺在床上安睡，只听唇齿之间咯咯作响，竟是一整夜都在磨牙。

走进房间，刚粉刷的奶白墙壁隐约挥发着油漆的气味，他小心跨过房间里堆叠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纸皮箱，摸索着墙上的灯擎，却按错了电扇的开关，才打开了灯。日光灯闪了几下，亮起了沉睡的妻子。灯下妻子穿着一件长到过膝的史努比卡通睡衣，脸颊格外地白皙，睫毛微微地颤动，双眼在眼皮底下快速地流转，像是一层薄薄的被单底下，躲着两只不安份的小鼠。妻子在咯咯地磨牙，仿佛还晃荡在一场长梦之中。他坐在床沿看着妻子，伸手抚她额前头发，把掉出来的发丝塞回耳间。他俯下头，轻轻在耳边呼唤着妻子的名字。

他恍惚忘了，妻子已经酣睡多久了。

妻子没有醒来。他又关了灯，轻轻掩上房门。回到客厅，看见灯管周围飞绕的水蚊更多了，好几只掉落在地板上，脱去了薄薄的翅膀，慌张乱爬。雨一夜都下不出来，空气闷热又潮湿。他把落地玻璃窗拉上，看见对面公寓的灯光错落。有些住户睡了，有些还醒着。眼前的两座公寓遮去了大部份的远景。从公寓间隙望去更远，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最喧闹的地段。那被嵌在公寓之间的直长方形的夜景，灯火通明，像夹心饼干的一层甜馅。即使到了深夜，云朵厚重，天空仍是一整片泛光的灰红色。城市的街灯在公寓背后缀成澄黄的点点虚线。他在那狭长的夜景之中，看见两座矗立的巨塔，发出闪耀的光。那光是炽白色的，在一片黄色的灯火中特别显眼，仿佛可以看见一圈一圈的光点缀成那双巨塔的形状。

那时决定买下这个小单位，不嫌公寓陈旧，不嫌外劳和黑人住户太多，除了房价比外边便宜了一成之外，也许就是因为客厅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那狭小的一隙夜景。他记得那时和妻子来看房子，磨磨蹭蹭了好久，妻子支开房屋经纪，把他拉去厨房，压抑着心底兴奋，小声对他说：“但是你不觉得很棒吗？这样我们每年新年都可以坐在家里看双子塔放烟花。”

后来他在一间麦当劳里头，和妻子两人，听着房子经纪说明细项，隔着儿童游乐区小孩子放肆玩闹的喧嚷，其实也听不真切。他依照指示签下一页一页的贷款协议。当他手颤颤地把头期支票交给了经纪——那是他们两人此生至今的所有积蓄，他偷瞄了一下妻子，身边的妻子手撑着下巴，正望着游乐区那些陌生小孩们，看他们在塑胶小滑梯上爬上爬下，看得入神。妻的侧脸衬着逆光，显得平静且温柔。然后他们就退了一起赁租三年的房间，把两人拥有的一切都分拆、打包，装进大大小小的纸箱里。那些时光河床沉积下来的细琐之物。那些陪伴妻长大一次一次搬家皆舍不得丢弃已至发黑的狗熊和布娃娃。那些衣服、床单、旅行纪念品、书本、相册……。他满头大汗地把床架和组合柜都拆卸了，化整为零，开着那辆单薄的白色灵鹿，一趟又一趟来回，才把所有事物都搬进了自己的家。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了。”那时妻子手里撑着一支拖把，坐在纸箱上微笑着对他说。

他和妻子都是外乡人，都在城里工作了好几年。他比妻更早走进这座城市，中学毕业就离开小镇，一个人来念美术，算算都已经十多年。只是妻子有时仍会笑他，待了这么久，怎么广东话还是说不溜，每次点餐的时候，总把“凉水”说成“凉随”。他永远无法掌握广东话舌尖幽微的转折。无法进入。仿佛这座城市有着无可破译的密语，他总是在阡陌纵横的街道之中迷路，跟着路牌指示总是走去遥远陌生的方向。那时漂漂浮浮，也不曾真正想过会在这座城市里安身立命，如今他从窗子望去城市的远景，仍然觉得有些不什真实。他记得他和妻刚刚搬进新家的时候，家徒四墙，房子陈旧了一点，天花板上还有好几处水渍印，漫漶成一朵一朵褐色的干花，但粉刷之后也勉强还算明亮干净。只是房间的地板是小木条交错嵌成的，日经月累，蜡质都褪去光泽，许多木条都从地板松脱了出来。妻用脚趾夹起一块小木条，想把它塞回凹洞，然而刚抹洗的地板一踩过，那木条又随着湿湿的脚板跌落出来。妻子还想用脚趾去夹弄，他怕妻子滑倒，说：“哎，妳要小心点啦。”



那时妻子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他不让妻子搬重物，也不让她爬高爬低。两房一厅的小单位，他特地清理了小房，打算留给将来的小孩。而妻子兴致勃勃地比划着小床要摆哪里，桌子要摆哪里，小孩做功课的时候光度够不够亮……。他们那时连家具都还没买，却已经勾划了太过遥远的未来，仿佛妻体腔内的胚胎一夕之间就会长大、蹦跳，吱吱喳喳地和他们说话。初孕的妻子像是回到了少女时光，对新鲜事物都有着过剩的热情。妻子且开始在临睡前躺在床上捧着新买的童书，念英文童话故事。睡美人。姆指姑娘。小木偶。他总是微笑纵容着妻子的一切。他知道妻子想要一个小孩许久，而一次又一次等待复又失望的时光也着实太长。当知道妻子怀孕那一刻，他们就决定了，要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如今却只剩下他独自一人坐在家里客厅，在夜暗里听着妻子沉睡时自房间传来磨牙的嗤嗤咯咯的声音。客厅里的沙发还是当时和妻子一起去大卖场买的。他且为了大块头的二十四吋电视机在二手电器店里讨价还价，硬是把它装进小车里搬了回来，而今却只能摆在两张并拢的塑胶凳子上。屋子里仍散置着当时从旧居搬来的纸皮箱。有些已经拆封了，里头的事物乱七八糟被掏出了一半；有些被压在最下，连胶纸也没撕。搬来新家已经一个多月了，屋子的陈设仍然保持着未完成的雏貌，都还没来得及收拾、布置。仿佛时间在这个屋子里止步，像墙上坏去的时钟，秒针震颤，却再也走不到下一秒去。已忘了是什么时候坏掉的了。一开始这一切不都平安静好吗？妻子还没有陷入深长的沉睡之前，每天晚上会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在手里打毛线，织弄着一双粉红色的小毛袜。有时织着织着就打起瞌睡，直至夜深，恍惚被他摇醒，揉着眼睛看墙上的挂钟，又转过头往落地窗外看去，穿过那些挂在阳台的衣物之间，那一片被遮去大半的夜光景色。



他回过头，妻子早已不在沙发上，而远方白炽的巨塔仍旧亮起夜景最耀眼的光。还没织完的小毛袜摆在一个小箱头上，粉红色的毛线球却已跌落地板，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不知滚到哪里去了。落地窗一夜未关，水蚊循着灯光，纷纷从外面飞进了屋子。他用扫帚把那些跌落地上的水蚊扫成一撮，那些蜕了翅的小虫在尘灰堆里拖着巨大的腹肚扭动窜逃。他顺手拿了报纸，卷成筒状，将它们一一扑杀。报纸拍在地上啪啪作响，随即屋子又回复一片安静，房门背后仍然传出妻子磨牙的细响，恍惚有什么正在被渐渐啃蚀殆尽。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妻像童话书里的公主那样，沉入了无限深邃的睡梦之海？

他记得妻子怀孕的时候，他每个星期都陪妻子到诊所复诊，然后两人才各自上班。妻也和其他妈妈一样，看着超音波萤幕一团模糊不清的黑白画面就欣喜落泪。有一次，医生给妻子检查了一阵，收起听筒，若无表情地对他们说，一切都还好，但胎儿的心跳就是比一般人的慢。那时他还安慰妻，你看，真是巨蟹座的个性，将来长大一定是个慢条斯理的孩子啦。但他其实很难体会妻的体腔内正孕育着一只粉红色幼兽那样的心情，有时也无法理解妻忽高忽低的情绪，或者在凌晨两点为了想吃猪杂粥而发脾气的种种举动。他渐渐无法理解妻，这让他有时感到无比的挫折。然而妻每天早晨朦胧醒来，总会在彼此赖床的短暂时光用手指卷着他的头发玩，或者趁着梦的泡沫还没有破灭消散之前，向他述说刚刚的梦中情景。她说在梦里，看见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向她开心地招手，她就走过去了，小男孩咕噜噪对她说了很多话，但她实际上并没有听见小男孩在说什么，只是看着小嘴不断地开合，如繁复的唇语，却什么也听不见。她在梦里频频摇头，告诉小男孩抱歉她听不见，还没说完，却发现自己的那梦里其实也是无声地在开合着嘴唇而已。

“为什么在梦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呢？”妻问他。

因为梦本来就是没有声音的啊。谁会听过梦里的声音呢？他说。却不想那天早上，他和妻起床刷牙，如同往常复诊，才发现原本心跳缓慢的小贝比已经全然听测不到任何心脏跳动的声音。像是一艘故障的潜艇，在羊水之中无重力地漂浮，渐渐下沉，已没有了任何的回音。妻那时仍不听医生劝告，一心要等待孩子醒来。“因为这个小孩本来就什么事都慢半拍的啊。”然而时间的码表被按停了，妻体内的胚胎已然不会再继续长大。他想像那枚晶莹透明的拳头大小的尸体（可以看透它的血管、脏器，甚至还拖着一截小指那样的小尾巴），在温暖的羊水里，像漂浮在宇宙无垠之黑暗中，终究会在荡漾无光的停滞时间里慢慢慢慢地化脓腐坏。

妻在手术之后回家，躺在床上做小月。他把房间的窗帘拢上，那一段光度被刻意调低的日子，像被无限延长至今。新屋来不及布置，仍是当初刚搬来不久的糟乱模样，他即开始忙碌着为妻子炖补，照顾妻的日常起居。只是妻子变得格外静默，不再和他如往日聊天。后来他渐渐发觉妻子总是吃了止痛药之后，就深陷绵长的睡眠。有时他下班了，拎着打包回来的晚餐回家，屋子仍一片黑暗，无人把灯打开。他走进房间看见妻仍沉睡不起，就凑近唤她名字，轻轻拍她的脸颊。妻这才艰难掀动眼皮，撑起身子，连打着呵欠，像是历经了一场太长的梦，现实反而陌生。妻望着他许久，又眯起眼望了房间四周的一片晃亮，恍惚不知置身何处。停药之后，妻子仍然常常一睡不知时日，后来就陷入长睡不醒的时光里。像和妻之间相隔了一层无可穿越的膜，他一个人站在光亮的屋子之中，有什么离他愈远了。一日一日，他独自渐渐习惯了寂静的时光，渐渐习惯了妻子夜里一阵一阵磨牙的细琐声音。那嗤嗤咯咯的声音，仿佛只有他能听见，像是他和妻子之间唯一的絮语。



“那时，我们都曾经在这座盆地城市的边上，看着夜空中的烟火如朵朵昙花绽开。”

他想起他和妻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时候，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开着他的灵鹿小车，载着少女妻要去双子塔跨年倒数看烟火。小车显得寒怆局促，但少女妻正坐在他的身边，好几次他伸手换档的时候，几乎就要碰到妻的白瓷一样的右手，让他心底躁动又紧张。然而像是有什么细节又出差错了，他错过了一次左转再回不到原路，车子驶到高架公路，再下去的时候就堵塞在恍若看不见尽头的漫长车龙之中，举目望去一整条公路皆是车尾红灯闪烁的幻丽奇景。他们进退不得，车子以寸尺的速度缓缓推进，而车上的收音机早就坏掉了，少女妻手撑着下巴，侧着脸看去窗外景物，而他为了让气氛维持刚才“要一起去看烟火啰”那样的热络，开始叨叨絮絮地说起他以前念美术学院时的种种故事。他说他那时候在秋杰路附近的店屋楼上租房，早上走路就可以到学校去。但你知道，那样的地方，他刚开学就被学长带去附近的小巷子里“看人妖”。那臭水沟发酵和尿骚气味混杂的巷弄里，有许多印度人打着气灯，摆地摊卖壮阳药。而巷子二楼的后窗，那些女人（她们原本皆是男身）袒露着她们的双乳，以俯瞰的姿态看着过往路人，让他不敢抬头直视。

他告诉妻，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走进了这座城市幽微的皱折之中。但妻并没有应答他，却突然指着车窗外对他说：“你看！”他凑去少女妻座位的那扇窗，隔着一层玻璃，看见远处的烟火朵朵像无声电影，安静又繁丽地不断在夜空上开放复又幻灭，像是永远都不会结束那样。那时他和少女妻靠得那么近，甚至看得见妻的眼瞳映着灯火流转的折光，他终于鼓起勇气牵住了妻子的手。



而今他躺在床上，把身体缩起来，屈着腿，像一个孩子依偎在妻的身边。隔着单薄的卡通睡衣，他伸手抚摸着妻子的身体，手指在丘峦之间起伏，缓慢而小心翼翼，像是抚摸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海豚。

妻子仍然紧闭着眼睛，持续着匀称的呼吸，仿佛正在默许着他。他屏息把手伸进妻子的睡衣里，搓揉妻的乳房，指尖仍然可以感触到饱实的乳蒂如花蕊挺立。他把妻子的睡衣掀起来，抚着她的脸颊、颈项、锁骨……，恶戏地搔弄着妻子的腋窝。以前妻子最是怕痒，如今她却全无回避。那腋下的地方，已经长满了茂密的绒毛而无人剃理干净。他的手指在妻子光滑接近透明的身上游走，在妻的肚脐里轻轻地打转，那如神秘泉口的凹洞，总是让他无法想像，那里原本连结着另外一个幼小之生命。他顺着肚脐而下至妻子的私处，手指伸进了内裤底下，在丛毛之中拨弄。像是一次犯规的冒险，他小心地拨开那些纠结蜷曲的毛发，伸进隐藏在黑色毛丛之中的肉缝，那柔软复杂的皱折之间却干涩如同粗砺的一幅巨墙。他停止了摸索，抬起头看着妻子，裸裎的妻子仍在侧头沉睡，深陷梦中，像一尊瓷白的雕像，原本勃勃燃起的欲望骤然熄灭，羞愧且沮丧地缓缓垂老。

再也无法进入了。

他发现妻子的身影正在慢慢地稀薄，仿佛错觉了自己可以穿过妻发出萤光的肉体，透视到床单的图案。嗤嗤咯咯。嗤嗤咯咯。那细微的声响此刻又自寂静中浮泛出来。



他凑近妻的脸看她，想是妻子又在磨牙，却发现那细琐烦燥不住的咀嚼声来自屋子的各处，从木条砌成的地板，纸箱的背后，掩盖了水渍的天花板和墙壁之中流泄出来，无处不在。他耳朵贴着墙壁，那齿间啃嚼的声音像是暗涌汇集，愈来愈巨大。他踩过房间的木嵌地板，地板的小木条又松脱出来，低下头才看见，地板内里早就已经被啃蚀朽坏，冒出密密麻麻扭动的白蚁。他移开堆置在房间里的纸皮箱，发现箱子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满布土色的泥肠隧道，用手指划去那些凝结交错的泥线，就有一只一只半透明的白蚁从中跌落出来。似乎在某个被遗忘的时刻，房子就悄悄地滋长了白蚁。想是夜间的飞扑的水蚁钻入暗处，繁殖出无数蚁群。但那白蚁之多，啃着木质柔软的一切，发出细琐又汹涌的噪音，让他自心底浮现了奇异的幻念：或许此刻他身处的公寓，落地窗外那些毗邻矗立的楼层，其实早都一点一点地被悄然镂空成单薄而脆弱的空壳，一戳就会倾斜倒下。他从纸箱里找到了一把锤子，朝着房间的粉墙砸去，果然石灰纷飞，间夹着许多许多的白蚁落下。那墙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白灰，在撞击之后就破损成一个巨大的黑洞。

他把头伸进那个黑暗的洞中，像是想从漆黑之中寻找什么。洞中只有他自己呼吸喘息的回音，渐渐也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所有的声音和光都退远而至消失。在那无限寂静的时光里，有一瞬间，他恍惚以为自己已经走进了妻子的梦中，仿佛在那里，他才可以找回已然逝去的一切。**易**

第四届海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

甲.

最后，我把父亲的骨灰撒进了大海。

那个晴朗而让人焦虑的阳光下，我思念的是莫名其妙的伤感。

不知悲。也不知痛。

犹如一切都换作了白色墙面上的一点污迹，清晰，明亮，肮脏。

父亲，您走好！

阴道里的光

/ 吴鑫霖

乙.

即便是青春让人产生放肆的烂漫，我们也要共同拥有这短暂而不知时光过去的疯狂。在烂漫里头，黯然逝去的是我们面容上的光彩，悄然增加的是我们记忆中，那逐渐沉重的沧桑。时间占有有的优势，从来不站在人这一旁，它是属于宇宙的，属于鸟儿的，属于穹苍的，属于肉眼看不见的历史背景的，甚至是一栋栋活得比人还长寿的建筑。

从记忆这端航向彼端，花了几许的光阴才能抵岸？茫然无知。我和母亲说起这事，她笑说，我想太多了。十七岁少女，应该享受青春年华所给予我的种种美好与快乐。尽情去爱，让自己去体会世间各种感情的温暖。但，母亲没有告诉我，感情会因为我陷得太深，最终导致自己像一只折翼的鸟，纵然有千百个心愿想要再次翱翔，却也只能受伤而无力的在地面上蹦跳。生物老师说，燕子一旦着陆，便注定它死亡的悲剧，无法回到天空的舞台继续滑翔。我的生命走向成长后，便成了这样一种尴尬、无奈和沮丧的绝境。

因了爱，我注定死亡。

丙.

父亲生意失败那年，我十七岁。

他后来死了。他把那把他最爱的猎枪塞进了他的口中，脑门儿被崩得开花，鲜红欲滴的血，洒满父亲自杀的四周。是我的弟弟发现父亲的尸首的，就在车库里。那里从来不是个好地方，阴暗，潮湿，蟑螂老鼠蚂蚁都聚集的地方。因为常年见不到太阳，也不见有人打开车库的窗或门，除非女佣被母亲命令进去打扫之外，那边储藏着许多被我们家遗弃的物品。

父亲尸体被带走的那个傍晚，我重新在里面找到了许多遗失了的物品。小时候玩过的洋娃娃、小首饰、美丽花俏的发束、发箍、因过度陪伴我而坏掉的电视机、弟弟骑过数次便丢弃的木马，各式各样曾经装饰过我、爸妈或弟妹房间的饰品、墙纸，它们或正直或歪斜的躺着或站在那里。放眼望去，被我发现的它们仿佛有着言不由衷的喜悦，等待我再次把它们带进家里，隆重而重之的将它们回复原来新颖而高贵的模样。然而，我没有。我眼睁睁的看着苍蝇在父亲留下的血迹上跳着舞，无动于衷的默默站在那摊污血前发愣。忘了看了多久，直到天都昏暗了，车库内释放出一股让人背脊发凉的腥味儿，我才急促离开了车库。

母亲那天不在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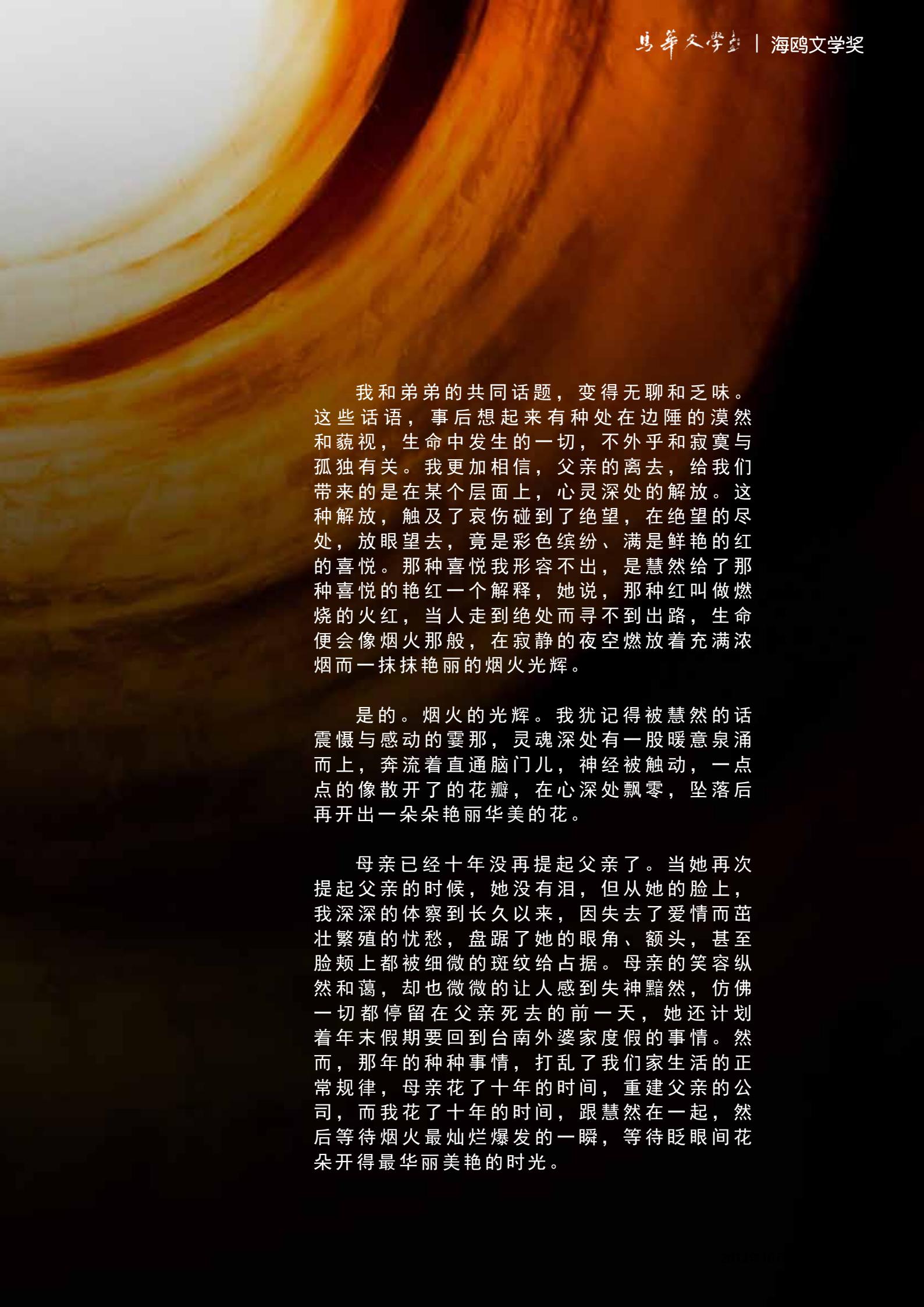
她的幸福全被带到医院的停尸间冷冻起来了。她哭了整整一个月，不思茶饭，两个弟弟和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生命的淘换。父亲留下的遗产是一大笔的债务，曾经追随着他的荣耀的光辉瞬间暗淡。母亲不知过不过得惯这样的生活，而我，已开始在内心建设下种种接纳现实的压抑，奉还着被残酷紧紧追讨的以前过度透支幸福的债。就在此时，我与慧然相遇。

丁.

父亲的丧礼过去之后，我转校了。

这意味着，我们全家上下得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我第一次感到搬家的新鲜和陌生，也同时感觉到没有父亲而失去的安全感。母亲回到职场，不再哀伤。那一切与父亲死亡有关的事情，成了我们家的禁忌。除了父亲的灵位由莲灯、炉香陪伴，一切都是寂寞的。连夜晚虫子在地里翻动的声音，隔壁人家午夜沉睡时频率不均的呼吸声，我们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听见，甚至可以在翌日早晨等待校车来临时，小声而害怕张扬的讨论著。



我和弟弟的共同话题，变得无聊和乏味。这些话语，事后想起来有种处在边陲的漠然和藐视，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不外乎和寂寞与孤独有关。我更加相信，父亲的离去，给我们带来的是在某个层面上，心灵深处的解放。这种解放，触及了哀伤碰到了绝望，在绝望的尽处，放眼望去，竟是彩色缤纷、满是鲜艳的红的喜悦。那种喜悦我形容不出，是慧然给了那种喜悦的艳红一个解释，她说，那种红叫做燃烧的火红，当人走到绝处而寻不到出路，生命便会像烟火那般，在寂静的夜空燃放着充满浓烟而一抹抹艳丽的烟火光辉。

是的。烟火的光辉。我犹记得被慧然的话震慑与感动的霎那，灵魂深处有一股暖意泉涌而上，奔流着直通脑门儿，神经被触动，一点点的像散开了的花瓣，在心深处飘零，坠落后再开出一朵朵艳丽华美的花。

母亲已经十年没再提起父亲了。当她再次提起父亲的时候，她没有泪，但从她的脸上，我深深的体察到长久以来，因失去了爱情而茁壮繁殖的忧愁，盘踞了她的眼角、额头，甚至脸颊上都被细微的斑纹给占据。母亲的笑容纵然和蔼，却也微微的让人感到失神黯然，仿佛一切都停留在父亲死去的前一天，她还计划着年末假期要回到台南外婆家度假的事情。然而，那年的种种事情，打乱了我们家生活的正常规律，母亲花了十年的时间，重建父亲的公司，而我花了十年的时间，跟慧然在一起，然后等待烟火最灿烂爆发的一瞬，等待眨眼间花朵开得最华丽美艳的时光。

戊.

到新学校的第一天，我坐在慧然的隔壁。

慧然的样子就像个老大姐，豪气粗鲁。她有一道剑眉，眉宇间那股盎然的气焰让班上所有男生都害怕了她。慧然。慧然。好像只有我是这样叫她的。她也不介意，还常说：“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清脆响亮，像玻璃杯摔在地上迸裂开来的声音！”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形容，慧然的生活语言里，却处处充满着这样与她的性格不搭调的诗意。

那年我十七，慧然十八。她留级一年。据说是因打打架被记过的次数太多，扣分扣到留下来。刚认识慧然时，她是不怎么理睬人的。新校园的环境对我还太陌生，况且父亲的死给了我一击沉默而莫名的一巴掌，把我从朦胧烂漫的美梦中给打醒。清醒后，我恍然发现身边处处都是教人无法尽意的贪婪与恐惧，挤压着生命中的每一寸空隙。密密麻麻，排山倒海，似要将人淹没，然后被海底生物啃食干净，剩下的白骨在海底长满不知名的青苔，随着时光消逝，最终连这白骨也会慢慢的变成粉末，随波逐流，毫无方向的浪迹汪洋。

生命中充满着各种危机，这些危机稍不留神就如划火柴那样，火燃烧火柴棒，燃烧到尽头，短短的那端，生命就变成了无意义的灰烬了。是慧然在那个傍晚时分，我过马路时，急促的将我从生与死的边缘抢救回来。我也忘了那时脑子里想着些什么，竟然没注意到马路前方趋前而来的汽车，就那一刻将脚步迈开时，慧然强而有力的手拉住了我，大声喝道：“戴茗薇你想死啊……”

叱喝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母亲抱着父亲尸体嚎啕大哭的声音霍地湍流而来，冲击着我的脑海。我耳鸣了。慧然对我连发炮弹似的叱责我丝毫听不见，所有的声音被过去哀痛的哭喊给遮盖。那辆车的车牌，突地在记忆中鲜明起来MCA9873，我将那MCA联想起，父亲之所以失败，便是托他那些在马华公会里，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同志所陷害。他耿耿的介怀着他们共同的理念，最后却被他们以残酷不忍的手段，推进死亡的火坑，看着父亲被熊熊烈火燃烧而站在洞口外，咧着嘴在笑。

那些扭曲了父亲和我的家人命运的人，现在都躲到哪里去了？

看着慧然，我终于哭了。

莫名其妙的哭泣，连同母亲在我脑海里烙下的深沉的呐喊也一并流泄出来。情绪得到解放，内心所蕴藏的各种黑暗与恐惧，统统透过眼泪而被流放。流放到天涯海角，肉眼看不见，心无法惦记，耳朵再也听不见的远方。而那个远方又不是所有人能够想像，唯有我才知道“远方”在何处。

慧然安静的让我倚靠在她的肩膀上抽泣，我这一哭没想到就成了她将来取笑我的资粮。每每遇到不愉快的时候，慧然总是嬉皮笑脸的调侃说：“戴茗薇长不大，长不大，天天哭得稀里哗啦，哭得稀里哗啦，买个哭包送给她，送给她。”这顺口溜被她一念，我总招架不住就笑了。我把我的过去都告诉了慧然，慧然没有给我任何的同情，她淡漠而酷酷的说：“天底下最值得同情的不是你或我，而是那些经常泛滥施舍同情的人。”

我还记得她说这话时严肃的样子，在谴责谁似的。

己。

人生地图上，总有些地点像百慕达三角洲，神秘而透着隐晦吸引人的光。这隐晦的光亮，晕开的时候，像月满之时，墨蓝天际边说不上来的诡异和快乐，是自虐虐人的兴奋，透过光，自人的意识中引诱出作奸犯科的意念。无人不想逾越这雷池，却也人人害怕逾越了这雷池，再也回不来或者从此在地平线上消失。我的人生地图上，处处是地雷，若不留神，一脚踩上便会引爆而粉身碎骨。

母亲最近告诉我，她找到适合的对象，希望获得我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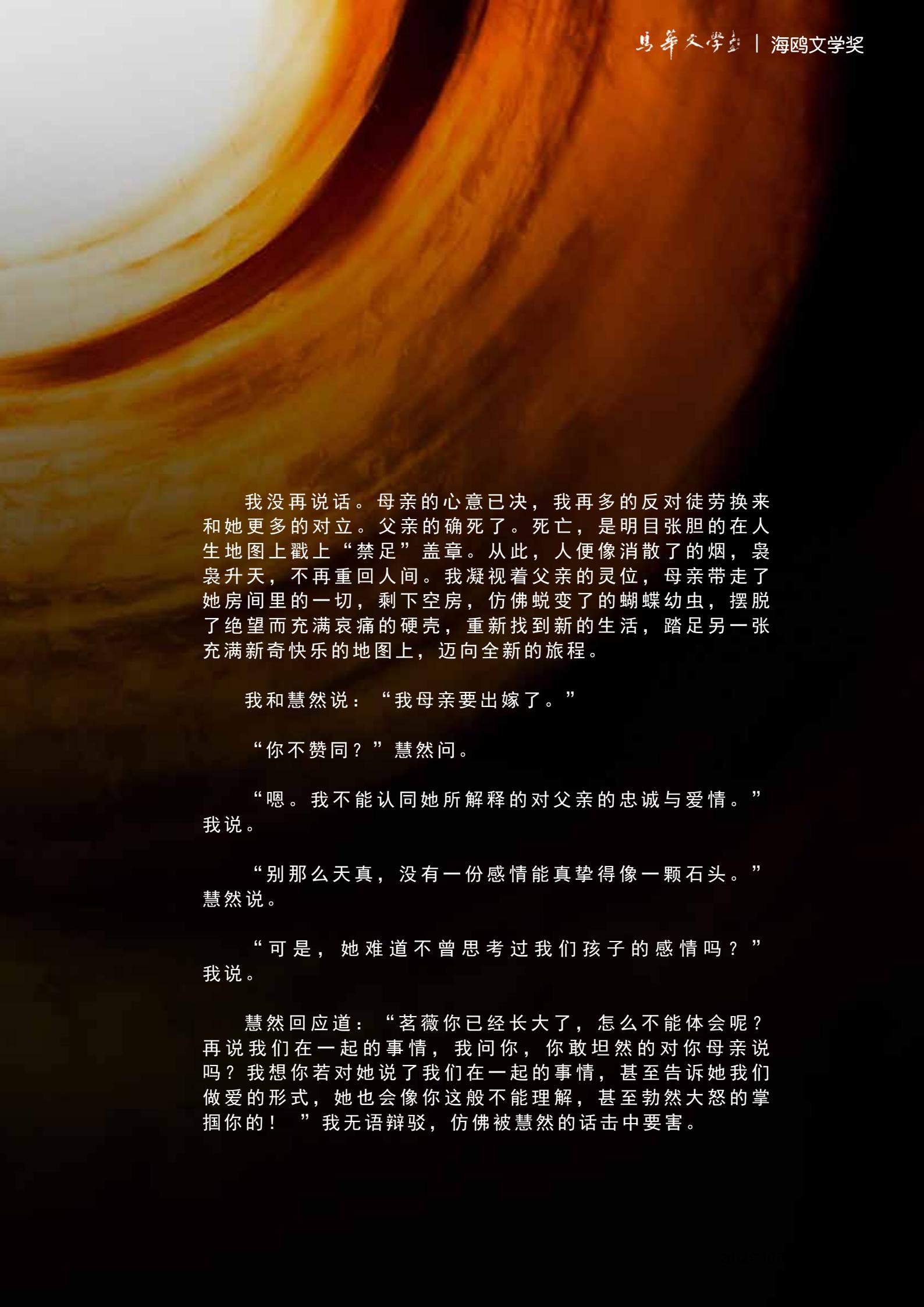
母亲再嫁的对象是一个我和弟弟都认识的叔叔，我早已意识到这一天迟早要来。我问母亲：“你是真的爱他吗？如果爱的话，那么爸爸在你心中所占有的爱的位置有多大？还是你对爸爸的爱，就像他被焚烧的尸体那样，仅剩下一堆灰烬，随之收进藏灰阁中，永远的埋葬？”

“我还爱你爸爸！但他已经死了。”

“可是他曾经活过。”

“我依然深爱着爸爸，只是现在我和他已经隔离得太远。”

“你总在找借口为自己找一个充满道德的出口！”



我没再说话。母亲的心意已决，我再多的反对徒劳换来和她更多的对立。父亲的确死了。死亡，是明目张胆的在人生地图上戳上“禁足”盖章。从此，人便像消散了的烟，袅袅升天，不再重回人间。我凝视着父亲的灵位，母亲带走了她房间里的一切，剩下空房，仿佛蜕变了的蝴蝶幼虫，摆脱了绝望而充满哀痛的硬壳，重新找到新的生活，踏足另一张充满新奇快乐的地图上，迈向全新的旅程。

我和慧然说：“我母亲要出嫁了。”

“你不赞同？”慧然问。

“嗯。我不能认同她所解释的对父亲的忠诚与爱情。”我说。

“别那么天真，没有一份感情能真挚得像一颗石头。”慧然说。

“可是，她难道不曾思考过我们孩子的感情吗？”我说。

慧然回应道：“茗薇你已经长大了，怎么不能体会呢？再说我们在一起的事情，我问你，你敢坦然的对你母亲说吗？我想你若对她说过了我们在一起的事情，甚至告诉她我们做爱的形式，她也会像你这般不能理解，甚至勃然大怒的掌掴你的！”我无语辩驳，仿佛被慧然的话击中要害。

庚.

自中学毕业后，我和慧然都到新纪元学院去念会计系。那段在学院里的日子我们过得最快乐也甜蜜。仿佛一对鸳鸯在澄净的湖面上戏水，无聊的时候，到廉价旅馆模仿偷情男女在躺过上百人的床上做爱。每回我们完成那事时，慧然总会立刻换装，催促我赶紧离开，快要超时了，否则就进不到宿舍大楼。

慧然总是这样的。莽撞和细腻都集合在她的身上，像两种不同的花，同时接驳在一棵树的身上，然后开出三种不同颜色、品种的花。这样的寄生方式，往往吸引着许多蜂蝶，招来更多陌生人的注意。她的身上，有种气味吸引着你往她身上扑去，不要命的纠缠着，永不离开。

然而，到头来生命也有涯。我们的感情再深，也总有结束的一天。慧然告诉我，她想分手的时刻我的思考顿时无以为继。那是在麦当劳吃着午餐的瞬间，慧然说出这话，她的口气中有着蓝色的冰冻，也许还酝酿着燃烧人的烈火，一下子就将我推到万丈深渊去。

我凝视她，不说话。

慧然起身，离开，走到出口。

三部曲似的动作，规律，荒谬，不通人情。

那些静躺在淤泥上的诡谲气氛，瞬间复生，弥漫在我身体四周，我彷徨的眼神，灰暗的看着慧然离开。之后，我们不再见。连电话也拨不通了，好像慧然这个人从来不曾出现过似的。

然而，我的脑海里全是慧然的记忆。我们分手以后，我依旧活在她留给我的各种欢愉的情境中。每个星期六晚，我到那间廉价旅馆去，带着陌生的男人摧残自我似的从那些长得俊俏或平庸的男人身上，学习习惯没有慧然的日子。原来，要强迫自己变得与平庸的正常人一样是那样艰巨而充满挑战。我把自己是女同志的事告诉了两个弟弟，他们没有太多的讶异，反倒是积极的认同我继续为爱情的最后胜利而争夺。

争夺些什么？我也不知。

母亲离家再嫁后，都乘我不在家的时候回来。我们对立从某一天开始，兴许也会在某天结束。那天，我在商场上碰到母亲，她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没变化，依然在大众银行当副主任，依旧领着高薪过着与一般人一样的日子和生活。我甚至向她说我有男朋友了，正在计划着结婚。

可是，那个男人我不爱。不爱的理由是什么？正如父亲当年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上所写的一样：“我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不懂得怎样经营我的人生，而是人生里头有太多的不确定和残酷需要面对和应付。这些不确定让我想依赖更多的人来建立我的自信。可是，最终我却被我的懦弱给害了！我走了，请你们要多多照顾自己。并不是我不爱你们，而是上天没有给我太多的机会好好的去珍惜和爱。下一世，若有机会，我会尽我的全部来爱你们。再见。”

辛.

再见慧然是今年农曆新年时，高中同学的聚餐会上。

慧然依旧是慧然，我已婚。

跟她打过招呼，她的生活还是如往昔那般，挥霍青春，放肆而烂漫。

我身旁的男人在我耳边问道：“这女人是谁？”

我笑说：“我的挚友。”

说出这话时，我的心里是虚无的。虚无的尽头是什么？想起父亲的骨灰被我撒到海面上的霎那，海风阵阵，小游艇的引擎声哒哒响个不停，像和尚念经，像充满着孤独与寂寞的侵袭。灰白的骨灰，在海面上随着菊花、玫瑰花瓣漂流，父亲再一次离开我，离开我们的家。一波波的水纹，风吹皱了的海平面，过往云烟，我总算明了有些事情不能投注太多的感情。看着海的对岸，我记得父亲曾说那里是印度尼西亚。我望着望着，连想保留的最后一把父亲的骨灰也撒进了海。

我还在人生的地图上，寻找走出困境的路。

一路走下去，我却仿佛误入歧途，怎样也走不出这迷宫，于是乎只得浑浑噩噩的继续游逛下去，梦游似的。慧然说过，当你迷途时，循着光就能找到出路。她可曾知道，那有光的尽头其实又是一个被谎言和欺诈所装饰的洞口或隧道，伸手，依然黑暗得不见五指，教人不安。

第1届方修文学奖得奖名单揭晓

为了表扬方修对马新华文文学事业的贡献、纪念马新两地华文文学同源及并肩发展的历史，由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主办、大马华文作家协会协办了“第一届方修文学奖”。马华作家黎紫书、李忆著和田思，分别在上述三组比赛中突围而出，赢得首奖，各获现金奖4千新元。

第1届方修文学奖得奖名单

◆小说组

- 首奖：〈告别的年代〉黎紫书，马来西亚
优秀奖：〈梦里阳光灿烂〉宋雅，新加坡
优秀奖：〈河〉佟暖，新加坡

◆散文组

- 首奖：〈沉默的留言〉李忆著，马来西亚
优秀奖：〈锅巴香〉傅承得，马来西亚
优秀奖：〈两岸〉木焱，马来西亚
优秀奖：〈久别了郡望〉胡建弟，新加坡

◆诗歌组

- 首奖：〈岛和雨林〉田思，马来西亚
优秀奖：〈苍海桑田〉王涛，马来西亚
优秀奖：〈寻家〉吕育陶，马来西亚

◆文学评论组

- 首奖：〈方修的现实主义系谱及争议研究〉谢征达，新加坡
优秀奖：〈马华文学中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反思〉潘碧华，马来西亚
优秀奖：〈神话·英雄·图腾——黎紫书小说里的民俗文化意蕴〉
梁惠敏，马来西亚

大马星云文学奖少年小说与漫画组成绩揭晓

由《普门》杂志、星洲日报联办，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及哥妹俩绘画创作室协办的第四届星云文学奖，成绩已经揭晓。获得少年小说特优奖的小说是王筠婷的〈澎雨〉，而获得漫画组特优奖为许慧龄的〈黄金鱼〉。所有获奖者皆获得象征出污泥而不染的水晶莲花奖座。

少年小说组优秀奖名单：

张丽薇、张丽霞、吴清杰、李荷珍、洪伟健、
刘雅琳、林健明、李恒义、李俊豪。

漫画组优秀奖名单：

李芮羽、宁声霞、杜映莹和陈良伟。

马华作家沈庆旺逝世

马华作家沈庆旺于2012年9月6日在古晋逝世，享年55岁。著有《台北的雨·古晋的蚁》及《哭乡的图腾》等，其诗集《哭乡的图腾》，可说是马华文学中唯一完全书写少数民族的诗集，诗集大都从伊班人的内部视角去观察与书写他们的社会与文化，文本多从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叙说了伊班人在现代化之下的困窘。



“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



“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新闻发布会现场
(上海作家协会大厅, 2012年8月27日下午)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经与上海黔台酒业商定，发起“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欢迎海内外作家、微型小说爱好者踊跃投稿参赛。

主办单位：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注册）。

协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文莱华文作家协会、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日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文艺写作学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非洲华文作家协会、美国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美国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新西兰中华文学艺术联合会、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澳大利亚悉尼华文作家协会、中国电信天翼阅读；

报刊参与单位：

《小说界》《天津文学》《四川文学》《山东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黄河文学》《山西文学》《广西文学》《西藏文学》《山花》B版、《青春》《写作》《小说月刊》《文艺争鸣》《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小小说月刊》《金山》《短小说》《天池》《青岛文学》《连云港文学》《东方剑》杂志；《新民晚报》副刊、《解放日报》朝花版、《南方日报》《文学报》《作家报》《今日文艺报》《手机小说报》《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新加坡《新华文学》、马来西亚《马华文学》、泰国《泰华文学》、菲律宾《菲华文学》、美国《美华文学》、香港《香港文学》、《新少年文艺》、澳门《澳门文艺》、泰国《新中原报》大众文艺副刊、泰国《亚洲日报》泰华文艺副刊、泰国《中华日报》副刊、新西兰《华页报》、澳大利亚《澳华新文苑》；

媒体支持单位：

作家网、上海热线、上海故事广播《悦读60分》、云文学网、中华微型小说网、小小说作家网、天涯社区、美国文心网、美国世界名人网、美国世界精品网、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网、美国《世界华人周刊》《中外论坛》、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新华人报》、香港《华人月刊》、澳大利亚澳华文学网、新西兰澳纽网、新西兰中国城网、巴西侨网、印度尼西亚华文网、荷兰《南荷华雨》、日本《莲雾》杂志、《泰国风》杂志、泰国风传媒网、越南华文文学网、新加坡狮龙文化传媒……

后援单位：上海黔台酒业公司

征文内容：各类型微型小说（小小说），篇幅不超过1500字，也欢迎更精短的百字小说，内容不限，手法不限。必须是未发表过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一经发现，严肃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请寄：200020上海市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组委会收，或直接发到大赛指定专用邮箱sjhwwx@263.net。纸质稿件，宜用A4纸打印，如果寄多篇，请每篇分开打印，每篇都有作者姓名与通讯地址；发邮件寄稿者务请注明作者署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手机或电话、电子信箱。

投专用信箱的参赛稿，视为授权，部分作品将在中国电信天翼阅读的数字平台推出，参与评奖。

也可投稿给各媒体参与单位，注意事项如上述。

各参与大赛的报刊在发表作品时，请注明：“‘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字样，标明大赛标记（见题头）。

奖项设置：

一等奖2篇，奖金各人民币1万元；

二等奖5篇，奖金各人民币5千元；

三等奖10篇，奖金各人民币1千元；

优秀奖50名，奖金各500元；

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奖励积极参与的报刊与媒体支持单位、协办单位。

组委会、评委会：分别以海内外文学界权威、专家组成。

大赛时间：2012年8月即日起，到2013年2月底截止。

其他：

2013年3月始，由各参与报刊推荐，经初选、终评、复审，将于2013年春揭晓、颁奖。

大赛期间，将颁布各参与大赛单位的推荐方法，在2012年12月份时，由《小说界》增刊推出“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选”。

大赛的获奖作品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

国外艺文佳音

香港第6届工人文学奖成绩公布

马华青年诗人陈伟哲以诗作〈蓝领记忆——记Tumasek Pewter实习日子〉夺得冠军，获2千港元。



天使薇拉卓克



切肤欲谋

活动看板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10月及11月活动

地址: 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电邮: moontreehouse@gmail.com

部落格: 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10月7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 《天使薇拉卓克》(Vera Drake)，杨洁导读。

一名妇人秘密助人堕胎，却引来了道德批评和谴责。

11月18日（星期日），6:30pm ~ 9:00pm

月树影院: 《切肤欲谋》(The Skin I Live In)，傅向红导读。

整形外科医生发现女儿遭强暴，遂对罪犯展开惊悚复仇。



《在逃诗人》

作者：曾翎龙

文类：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83-2812-74-6

定价：RM25

有人出版

内容简介

十个短篇，构筑蒙宇哲和陈如艺传奇。

黄锦树写序，骆以军、黎紫书、许裕全、龚万辉联手推荐。

政治寓言、狂言；青春嘶丧、情欲纠结；往事如烟、黄昏斜照水。

燕子在电杆与电杆间列队，数算日子如电滑离。

既快且痛，这便是痛快的一生。

其中〈寻找小斯〉、〈黑水沟〉都是在追寻失落的情谊、青春，是比较单纯、内敛的作品。〈寻找小斯〉从象屯到蛇甘榜，世事迁延，马来老师成了巫师，失去的童年与友伴均已不在，徒留惆怅，笔调有点类似格非的〈青黄〉，只是没那么扑朔迷离。〈黑水沟〉全篇以叙述来追悼早逝的主人公少年时的友人，性启蒙和杀狗、吃狗肉是叙事的核心，最后以七十七个狗头的意象总结，相当醒目。

黄锦树：和他的诗努力追寻一种纯真的童趣不同，曾翎龙的小说毋宁是过于世故的——不是人情上的世故，而是阅读上的。大量的阅读，使得他的小说缀满阅读的印迹，苍桑的印迹，发而为谐谑。总体来看，这本小说集有一定的水平、很有青春活力，作者相当有潜力。

作者简介

1976年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士毛月，祖籍广东惠阳。博特拉大学人类发展系毕业。曾获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全国嘉应散文奖等。现为《学海》周刊主编、有人出版社总编辑。著有诗集《有人以北》、散文集《我也曾经放牧时间》《回味江湖》。



《情敌》

作者：冼文光
文类：长篇小说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83-2812-71-5
定价：RM25
有人出版

内容简介

张锦忠写序推荐：《情敌》书写的，当然就是情事与情欲，不过不（只）是爱人的情事与情欲，而是情敌的情事与情欲。

“有了爱人，情敌就来”。

《情敌》一开头就已是小说的结尾：“想不明白”（为什么情敌总已在那里）的读者雷霖漏夜跳上渔船逃离青衣镇“那吹着风沙的火样似的地方”，而且上船后发觉，跟自己一样同属情敌身分的人，居然还有六位，他们都是在青衣镇无意中搞了一个叫法蒂玛的女人后不得不逃命，可见有了情敌，或做了情敌，就要逃命，此所以《情敌》一开始就是一个逃命的故事。

作者简介

毕业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MIA)。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新诗大奖、美国芝华日报征文比赛次奖、嘉应散文奖等。

2003年马来西亚东方日报漫画比赛首奖；2006年入围金蝶奖亚洲新人封面设计大奖。漫画获刊于美国、中国、韩国、泰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报章、漫画特刊与年鉴。

曾组摇滚乐队MUSHROOM, PROST于新加坡演出，歌曲收录于新马摇滚合辑与《吃风》(EATING AIR) 电影原声带。

2007-2009旅居菲律宾写作长篇小说与纯美术创作并举办过两次个展。着有诗集《以光为食》、短篇小说集《柔佛海峡》、绘本《CHINA X』PERIENCE》。目前于新加坡从事广告创意词曲创作与作画。



《拍案叫絕》

作者：曾沛
文类：微型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419-011-8
定价：RM20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文坛前辈曾沛的50篇微型小说，篇篇精彩，结局出人意表，书名暗示让你读罢“拍案叫绝”。当然，这压卷的〈拍案叫绝〉，还有另一层出人意表的意思，紧扣社会治安问题，读完才知作者的别有用心。或许读者会疑虑，与现实太靠近，文学的价值就疏远。曾沛的微型小说，内容是现实的，书写技巧是文学的。这是前辈的功力：读者必须亲炙，才能感受与理解。

曾沛的微型小说，具有独特的市井气息，题材生活化，读来历历在目，感同身受。小说本出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曾沛的小说就回归市井风味，读来特别兴致。

作者简介

曾沛，原名曾玉英，祖籍广东番禺，1946年生于马来西亚。〈情爱速食馆〉和〈皆大欢喜〉专栏作者。

1965年开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行车岁月》《行云万里天》《曾沛文集》以及微型小说集《勿让爱太沉重》《缘来是你》。

现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儒商协会文学组主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从大丽花到兰花》

作者：许裕全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419-019-4
定价：RM28

内容简介

星洲日报副总编曾毓林在推荐序文中写道：好书值得一读再读，《从大丽花到兰花》亦如是。只是裕全这本书我是不忍细读，也不忍再读。每一读，那会牵扯出我们心底深处那根最脆弱的感情弦，因为我们很清楚——对家里的高堂，我们不只做得少，也有很多愧疚处。如果裕全尚且要歉疚，我们更加无地自容。

这是一系列让我们悔恨交加的文章。当“久病床前无孝子”或“为了自己的理想、事业而不得不留下父母在家乡”时，裕全告诉了我们——并非无孝子，而是孩子的用情仍不够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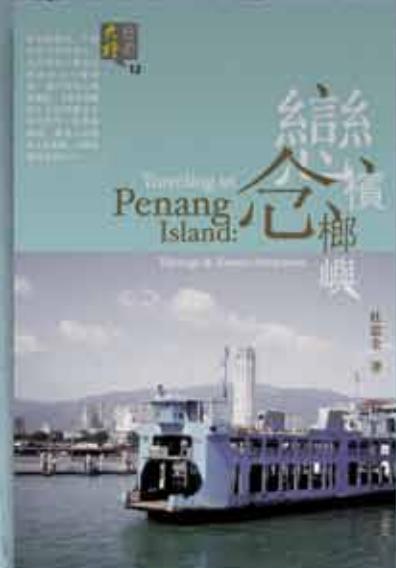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许裕全，出生于霹雳班台小镇，三十几岁的摩羯座男人，性格沉默厚道。长大后负笈台湾，毕业于成功大学企业管理系。

在商场打混经年，随后曾游牧于农畜业、水产养殖、渔业。目前任职于制造业，文学与书法，是维持得最久的嗜好。

作品曾获：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星云文学奖、游川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台北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文学奖等。

曾出版《山神水魅》《猪头看过来》《宝贝，猪头一下嘛！》



《恋念槟榔屿》

作者：杜忠全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419-018-7
定价：RM36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恋念槟榔屿》是对现有崩坏的重建，是对消失的再现，是对散逸的挖掘：城区唯一的手工制香人、刻牌匾的老师傅、百年的天成号酱油园、全马唯一主祀匠师之祖的鲁班古庙，在一本已经虫蚀漫漶的残旧小册记载着槟城八景的旧诗文，等等。这样不断崩坏、遗忘、消失的地景、人文，建筑和手工，已经到了“求亡图存”的险境，必须赶紧，赶紧以记忆和文字修复。

老槟城的老，或槟榔屿的引人遐思是有文化的渊源和底蕴衬托的。于是，杜忠全的老槟城或槟榔屿总是交叠各种记忆：老人家的，他和友伴的，他童年的，以及更大的魍魉随行——历史迟迟未散且就在寻常巷弄和风景中，他向着自己述说，向在地的槟城人讲，更向着远到槟城的游人友人读者不厌其烦道来，一帧帧古今图片的对照，古文与今文的相逢，在耳语巷弄流传中，压在旧纸箱的图纸画册。——杨邦尼

作者简介

杜忠全。槟城人，1969年出生，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目前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报刊专栏作者，曾任学术行政兼从事教学。1993年赴台念中文系，无关写作；2002年开始重新笔耕，无关文学，只是一种回归仪式，书写生长与生活的槟岛。2005年获星洲日报第八届花踪文学奖散文推荐奖。

结集作品有《青年·人间·佛教》论文集、《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学术专论、《老槟城·老生活》《我的老槟城》散文集、《岛城的那些事儿》文化评论集、《老槟城·老童谣：口传文化遗产》等。



《末日有诗》

作者：陈伟哲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2年8月
ISBN：978-967-419-010-1
定价：RM22
大将出版

内容简介

本集收录的60首诗，共分三辑，时间跨2010至2012三个年头。诗人自称“少作”、说是“试验品”，但每一篇都曾发表在国内外文艺副刊版上，并有奖项肯定；其丰沛的创作量及进取心，使其诗作的发表率，远远超过同辈的其他诗人。

第一本诗集的意义仿若“创世纪”，诗人却选择在“末日”预言甚嚣的2012出版，其间吊诡不可言喻。但恰是这恍惚与不确定，使诗集的出版更添神秘感。

诗人说“少作就是青春的标本”。诗人青春正炽，生活里有取之不尽的题材；小我情爱、家国感怀及灾难悼诗，都是诗人关心的层面。诗人以诗留住时光，以文字拼凑青春的碎片。

“我想透过书题体现出年轻人写诗的毅力和坚持，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创作者仍有持续写作不辍的心态来存活下去。写作本来就是一条孤独又冷清的孤独路。”作者如是说。

作者简介

陈伟哲，1988年生于马来西亚瓜拉登嘉楼，吉隆坡拉曼大学化学工程学生。活跃于马来西亚和台湾诗坛，作品常在两国大报和诗刊发表。曾获游川短诗创作奖、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和海鸥文学奖。

诗作收入《作家的家》《南方鸟》和《东诗300首》。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或任何电子制作。其他版权归作者所有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12月号——微型小说征稿

《马华文学》网络版为配合即将于本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特设微型小说专辑，征求各类微型小说：小小说、微小说、闪小说等，也欢迎更精短的百字小说，最长千五字左右，必须是未发表过的原创作品。

文末请注明笔名、中英文姓名、银行户口（以支付稿酬）及地址等。稿件请寄至：myzengpei@yahoo.com（由曾沛组稿）

截稿日期：2012年10月20日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2年10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